

真武靈應八十二化圖



爭仙圖金闕化身

淨樂仙國

原夫淨樂國乃奎婁之下海外之國上應

龍變梵度天也

金闕化身

按三寶大有金書云一炁分形靈虛生五劫之宗三清出號神景化九光之始太初溟津玄極溟濛中有虛皇分置五劫曰龍漢曰赤明曰上皇曰延康曰開皇當斯時也天光未分清濁未判則知三炁為天地之尊九炁為萬真之本是故

元始象先天尊開明三景造立天根五文開廊普植神靈太極一判天地始明東分

青九南受丹三西城白七北歸玄五中生黃一號為五老即玄黃植象之根也

五老各布始炁化成四靈以定四隅周環六合兩儀運乎其中推成萬物以此

考源明

玄帝果先天始炁五靈玄老太陰天一之化按

混洞赤文所載

玄帝乃

元始化身太極別體上三皇時下降為太始真人中三皇時下降為太初真人下三

皇時下降為太素真人黃帝時下降符太陽之精托胎

淨樂國王善勝皇后孕秀一十四月則

太上八十二化也

宮誕聖



王宮誕聖

是時正當

上天開皇初劫下世

元年歲建甲辰三月戊辰初三日甲寅庚午時

玄帝產母左脅當生之時瑞雲覆國天花散漫異香芬然身寶光焰充滿王國地  
土皆變金玉瑞應之祥莫能備載



經書默會  
玄帝生而神靈舉錯隱顯聽以知遠明能察微年及七歲經書一覽仰觀俯視  
靡所不通潛心念道志契太虛願事  
上帝普福兆民



元君授道

玄帝念道專一遂感  
玉清聖祖紫元君傳授

無極上道

元君告

玄帝曰子可越海東遊歷於翌軫之下有山自乾兌起迤盤旋五萬里水出震宮自

有太極便生是山上應顯定極風太安皇崖二天有七十二峯三十六巖也子

可入是山擇衆峯之中冲高紫霄者居之當契太和昇舉之後五百歲當

上天龍漢二劫中披髮跣足躡坎离之真精歸根復位上為

三境輔臣下作十方大聖方得顯名億劫與  
天地日月齊并是其果滿也告畢  
元君昇雲而去



天帝銅像

天帝錫劍

玄帝乃如  
師言越海東遊又感  
豐乾太天帝授以寶劍

天帝告曰此劍名曰北方黑龍象角斷魔雄劍長七尺二寸應七十二候撫三輔應  
三台重二十四斤應二十四炁關四寸八分應四時八節子可佩此居山修煉  
降伏邪道收斬妖魔告畢

天帝昇雲而去  
帝受訖歷翼軫之下果見是山山巖水沒皆符  
師言於是入山渡澗擇地隱居內修

其山在均州之南三舍先名太和一名仙室一名太嶽  
玄帝昇真之後謂曰非

玄武不足以當之故更名曰武當嵩高之儲副五嶽之流華也周回八百里七十二  
峯三十六巖二十四洞五臺五井三潭三泉四石三天門三洞天一福地風穴  
雷洞藥圃丹爐霄館龍宮慶雲彩霧幽蘭清惠葛乳天花石露金銀之星樹有  
松蘿之秀霽林葉尤能愈疾靈壽杖可以扶衰神獸呈祥仙禽奏樂

御寶

宸翰護

教鎮山黑虎巡廊烏鴉報曉艾名千歲廣施博濟之功松號萬年彰美報  
恩之德茂林修竹人傑地靈得道神仙不可勝計

圓山

聖跡莫能備陳歛萬古之烟霞歸一元之造化也

淵阻羣臣



澗阻群臣

父王思慕太子不能棄捨令大臣領兵五百衆根尋太子回朝探逐所往渡澗入山  
遇澗水忽漲不能前進者八次渡遇水泛第九次方得渡至紫霄岩而見太子

啓傳

王命自是部衆足忽僵仆不能舉相謂曰  
太子願力所至如是回國且遙乃同聲告曰願從  
太子學道語畢跬足如故於是俱山中隱  
帝昇真之後皆證仙道今武當有  
五百靈官者是也澗名九度祖其意焉

悟得成真



悟杵成針

玄帝修鍊未契玄元一日欲出山行至一澗忽見一老媪操鐵杵磨石上  
帝揖媪曰磨杵何為媪曰為針耳  
帝曰不亦難乎媪曰功至自成  
帝悟其言即返岩而精修至道老媪者乃  
聖師京元君感而化焉澗曰磨針因斯而名

雲麓仙人題磨針澗

詩曰

淬礪功多粗者精  
小器成而大道成

聖師邀請上天京

我心匪石堅於石

梅寄柳



折梅寄棚

玄帝自悟磨針之語復還所隱於途折梅枝寄於棚樹上仰  
天誓曰子若道成花開果結後如其言今樹上存名曰棚梅者乃棚木梅實桃核杏  
形味酸而甜能愈諸疾然亦罕得之以驗豐歉豐年結實荒歲則無下有仙翁

司之敬禮可得

玉谿真人題云

詩曰

高真學道隱山時  
花開子結試先知  
服餌延齡除痼疾

親折梅枝寄棚枝  
仙翁護境百邪遠  
志誠拜授福相隨

行滿功成應冲舉  
聖果標名萬古垂

欽



卷之四  
仙山圖

紫霄圓道

玄帝在山往來觀覽見七十二峯之中有一峯上聳紫霄下有一岩當陽虛寂於是師之誠目山曰太和山峯曰紫霄峯岩曰紫霄岩據此居焉即成道之所今天一真慶宮是也

玄帝聖訓云

吾山不及諸山富諸山不及吾山清吾山冬寒而不寒夏熱而不熱三世為人方到吾山五世為人方住吾地七世為人方葬吾境吾山寂寂草萋萋只聞鐘鼓不聞雞汝若有緣住此地吾令六甲斬三尺七十二峯接天青二十四澗水長鳴三十六岩多隱士葬在吾山骨也清

又云

南有降魔北金鎖

劫終劫始剪妖精

留得佳名垂萬古

呂純陽真人詩云

混沌初分有此岩  
北湧甘泉水一灣  
靈源仙澗三方繞  
風吹玉笛響松關  
谷口仙禽常喚語  
就裏元來日月閑  
不知多少神仙侶

此岩高聳太和山

面朝天頂峯千丈

石縷狀成飛鳳勢

岩籠縮就碧螺鬟

古檜蒼松四面環

兩滴瓊珠敲石棧

角雞報曉東方見

晚鶴歸來北斗灣

山巔神獸任躋攀

箇中自是乾坤大

自古玄真修道處

至今蹤跡在人間

為愛名山去復還

有碑存焉

跡



三天詔命

是時

玄帝稽手祗奉迎拜

玉真曰予奉

三清玉帝詔命以予功滿道備昇舉

金闕子之

聖父聖母已昇九霄矣

帝俯伏恭諾

玉真乃宣詔曰

詔乃天真皇人撰

上詔學仙聖童淨樂國子

惟卿玄元之化天一之尊不言而教莫知其神渺渺劫乃綿綿若存虛心實腹

和光同塵鑿開造化撲散胚暉六百萬歲八十二身曲全枉直窪盈弊新生陰

育陽起死成人其功不恃其德乃真今宜再顯高輔

三清上罰逆象下滅妖氛掌握圖籙攝制魔蹤

帝真靈會驅神駕龍甲庚之忤贊衛爾勲周環六合普福兆民道參天地萬真所推

可特拜

太玄元帥領元和遷校府公事

賜九德偃月金晨玉冠瓊華玉簪碧瑤寶圭素綃飛雲會霞之帔紫綃龍袞丹霞羽

襪絳絲之佑七寶銖衣元光朱履飛紅雲鳥佩太玄元帥玉丹乾元寶印南北

一斗三台龍劔飛雲玉輅丹輿綠輦羽蓋瓊輪九色之十絕靈幡前嘯九鳳後

吹八鸞天丁玉女億乘萬騎上赴

九清詔至奉行





白日上昇

玄帝拜受

天詔易服訖

五真曰子乃九天五老天君准

上帝命與子啓途至午時

帝乘丹輿綠輦羽蓋瓊輪馭九色玄龍揚十絕靈幡前後鸞歌鳳唱嘯歌唳唳飛鳴應

節朗耀雲衢玉女散花金童揚烟浮空上昇



玉陛朝參

玄帝飛昇至

金闕朝參

玉陛

上帝告曰卿往北方統攝玄武之位以斷天下邪魔時

帝白

上帝曰臣宿緣慶幸得覩

天顏功行卑微莫堪重任

上帝告曰卿道參天地萬真所推幸勿所辭

帝奉

玉旨謝恩而退乃居

太一真慶宮如

詔命





真慶仙都

玄帝所居之宮則曰

天一真慶宮在

紫微

北上天素秀樂禁上天太虛無上常融天二天之間宮殿巍峩皆自然妙炁所  
結琳瑯玉樹靈風自鳴皆合宮商之韻紅光紫雲帝覆其上此處則玉虛無色  
界也



玉清演法

按元洞玉曆記云至五帝世當

上天龍漢二結下世洪水方息人民始耕殷紂主世淫心失道橋海

上天生民方足衣食心無正道日造罪愆惡毒自橫至六天魔王引諸鬼衆傷害衆

生毒炁盤結上衝太空是時

元始天尊與諸天上帝說法於

玉清聖境八景天宮天門震闢下見惡炁弥塞

天光於是妙行真人叩誠求請願救群黎

天尊告曰汝之請不亦善乎非勇果材安能制斷惟北方位天與之區其方有神名

號

真武玄天之性以正摧邪降伏妖魔歸於正道妙行真人上白

天尊曰緣何得此威神下降允世收除魔鬼救度群生免遭橫死日有所益伏願

大慈允臣所請於是

天尊命

玉皇上帝降詔

紫微陽以周武伐紂平治社稷以

玄帝收魔間分人鬼





降魔洞陰

上賜

玄帝披髮跣足金甲玄袍皂纛玄旗

帝敬奉

教勅部領六丁六甲五雷神兵巨虬獅子毒龍猛獸下降九界與六天魔王戰於洞

陰之野是時魔王以坎離二炁化蒼龜巨蛇變現方成

帝以神威攝於足下

記云潼川府中江縣古名玄武縣有一山名武曲山乃昔

玄帝追魔至此山攝水火二真於足下因此而名至今居民呼之山有觀乃宋大觀

間徽宗御賜真靈觀額以表

玄帝降伏天閤地軸之福地也觀前江中之石山中草木俱有龜蛇之形人病煮水

飲之即愈今益州之龜城梓州之蛇城尚記當時之遺跡也





北極宮

復位坎宮

上帝命

玄帝曰卿可當披髮跣足攝踏龜蛇見皂纛玄旗躬

甲位鎮坎宮天稱元帥世號福神每月下降操持

普福生靈億劫不怠輝光日新而帝欽奉

詔已而嘆曰昔吾為人時入太和山鍊道蒙

本師紫元君所誡云

昇舉之後五百歲當披髮跣足躡坎禹真精歸根復位上為輔臣下作人聖方得顯

名億劫與天地日月齊并今日果符師語復位坎宮豈不快哉自斯

玄帝千變萬化為主教宗師分身降世濟物度人無邊無量洞天福地無不顯靈應

事跡簡冊難窮或宗李而為姓或斷郭為姓或從裴而為姓累代欽崇至于今

日普福衆生感

帝恩者高厚如天地之廣豈筆舌究其津極者哉而

帝位居金闕之貴統統樞機陶鑄品群佐天罡大聖真君調理四時運推陰陽造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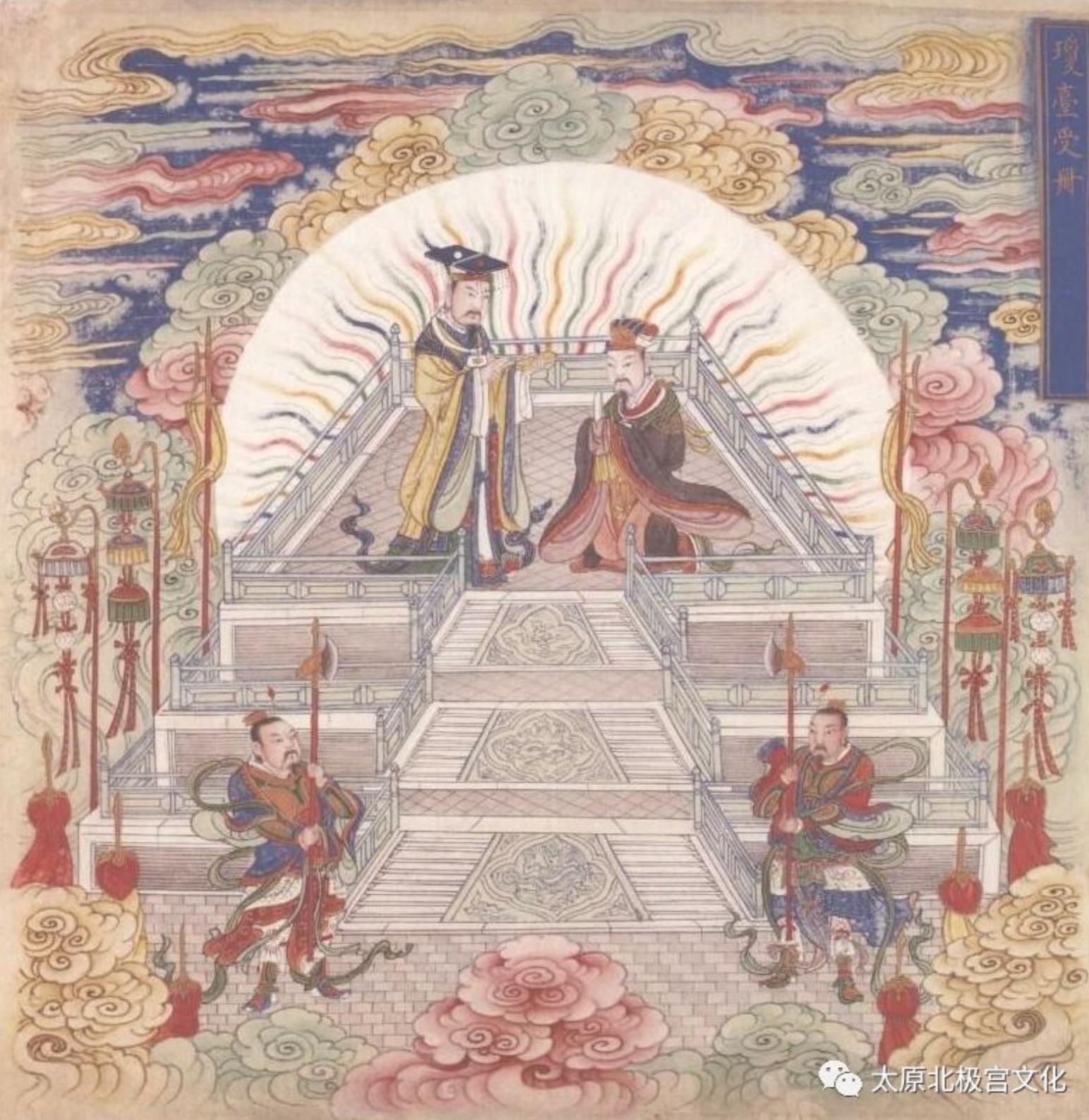
萬物莫極崇高矣况

帝以道德開化天地湛然默有成功之理無一時不念衆生無刻不憐下土每知劫

數必先以開濟之誠上奏

金闕巧裁分數至於靈夷猾夏易教改名亦行教化可謂

大慈大悲普救無上法王也



瓊臺受冊

是時

玄帝與

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

天蓬元帥天猷元帥翊聖真君以上元日並受

號於七寶瓊臺之上

昊天至尊親行與儀與凡世帝主拜大將開國承家之儀頗同

上賜

帝瓊旌寶節九龍玉輦其冠則通天十二旒其服玄衮上施日月山龍物像皆與世

間天子者同圭以玄玉履以紅舄于今群真朝禮

昊天至尊則

四聖為都班之首



紫霄禹迹

按九丘經緯天地曆云禹平水土之後分治九州拜立五嶽定封四瀆範圍坤  
厚名山大川悉以神靈主之乃考翼軫之下有山名曰太和七十二峯凌聳九  
宵氣吞太華應七十二候上古所傳云是  
玄武得道飛昇之地觀是山也雄巖當陽九宮皆備非玄武當之孰可享邪遂更太  
和之名曰武當山建宮曰紫霄宮專為崇奉  
玄帝香火之所自後神仙卜棲者衆矣



五龍唐興

是時枯槁復甦，敵回為稔，人皆享升平之樂，免溝塹之患。姚簡具茲靈典，奏聞太宗降旨，就武當山建五龍觀，以表其聖跡。自此姚簡心慕至道，志樂清虛，奉奉不怠，遂起掛冠之想，乃孳家隱居武當，恪事

玄帝香火，繼蒙授記命充本山之神血食，均陽令名為威烈王是也。每參玉曆，得覽玄源，久謂

玄帝事跡出於太古，圖記湮蕪，世傳訛舛，未究宗因。念慈編撰寶錄，降付名山，緣以時未際會，少阻殷勤。

玄帝自宋啓運以來，下世福佐社稷，今將四甲子矣。行化國內，分野別建紫虛靈壇，普度群品，而日又得參侍靈軒日親。

宸陞特因暇日，考績三洞，下書校成實錄，不敢以鄙語雕誣，繪素大德，蓋擬諸實也。謹頌示中上庶幾萬世之下，以永其傳，則仰知

玄天上帝本乎空洞之先，大道之祖，豈可與其餘神聖同倫面語哉。亦足以發明武當之源，豈不暢美者乎。時在

上天延康七劫

無上大羅天開化十三年，下世宋中上元甲子太歲甲辰淳熙十一年正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太真西王左上卿上清天撰都亟旨神應元惠真君飛霞靈光真人中黃先生董素皇謹撰

新



武當發願

南陽武當山

真武初學業遇豐乾大帝君賜劍名曰北方黑龍表角斷魔堆劍長七尺二寸應七十二候撫三輔應三台降伏不祥之事重二十四斤應二十四氣斬邪歸正不侵邪見之道橫闊四寸八分應四時八節常在人間定除災禍因得從史天罡河魁於垂仙山降伏天下水火二精青龜赤蛇一切妖魔與為患於世者盡皆潛伏

真武往問

老君曰蒙囑付於武當山若能降伏世間一切妖魔了當即與授記成其真正之道

老君曰汝來授記遂脩得甚果

老君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乃天地尚存人間妖魔何得潛伏候取得闍羅王回來

方可授記闍羅王若來見吾即是無地獄人也無善無惡無天無地得同汝一

處授記乃為無上正真道果汝且更修其果為衆生斷除邪道增益功行真武

玉皇從此復降武當山寄九修行一十二年忽一日受

將每錄差克北極右勝院都判人間善惡公事提點生死罪錄乃授消除災降福神我登證果亦同其因



谷岳脩果

隋朝有南康軍廬山太清天慶觀光德元年三月三日江西路安撫使張佑之入山遊覽有洞名曰谷岳張佑之領從人入洞方行二十餘步覺身心迷惑遂出洞門據左右報有軍虞候何詮入洞不見蹤由約二時以來何詮從洞中出其遂因依詮入洞行二十餘步聞洞中有人勘算文字遂隨語聲處尋路行半里見一宮殿虛聳上有三位燕會下有判官符使數百人持簿書點算人間善惡之事詮子細觀望見有龜蛇在於戲躍知是

北方真武見主席是正者冠服對坐其女真乃鳳冠霞履

真武位在其側詮潛入從官隊伏求問所因符吏曰洞是谷岳天名瑤王今日是真武降生之辰每年至此日蒙北極給假於丑時辭北方至寅時屆東方面禮

本師太上老君就羅浮天宮請侍父母於卯時從申酉方下界遊奕察其善惡與父母脩人天天道之果此日若察錄得造惡之人罪重如須彌山者皆獲

真武洎承父母布施慈悲之賜咸蒙解釋世人有知今日之因若清淨戒心齋戒詞章懇求恩福最為大矣詮欲子細視之不覺如夢寐驚覺立身在谷岳洞門石

臺下張佑之備錄聞奏從此方知三月三日是

真武降生之辰為民消災降福奉  
聖旨下南康軍委官往廬山天慶觀建立  
真武并父母降真實殿及給公據揀放何詮



歸天降日

唐則天朝有門下侍郎裴濟劄子奏聞臣濟昨蒙充西郊縣令恐夜夢見太上老君曰下降入於卧所告云唐朝將有邪禍妖臣聞亂國政不能剪除是謂大

忘有北方神將名曰

真武合注下界脩第四次天行因果合當在濟寄胎降世其妻乃生男仲方近國家

收獲西蕃趙宏二千邪寇生擒回國并驗本朝奸佞賀全龍五百妖童與民間

斬滅邪禍救護不少今為臣男仲方曾受神應將軍於是傳播天下漏泄天機

一日臣與妻語論次其男於座前放開兩手有朱硃肉跡篆字臣將辨認其左

手心真字右手心武字繼捻雙拳更不放開乃取香湯沐浴更換淨衣告辭父

母而去如要相見祇於每月一次下降時普為天下備善之人消解罪惡臣告

仲方今既拾父母歸天未審後來每月下降在於甚日今從何往仲方曰復歸

北闕若要知吾下降日分 正月七日 二月八日 三月九日

四月四日 五月五日 六月七日 七月七日 八月十三日

九月九日 十月二十一日 十一月七日 十二月二十七日

是吾下降日也去從地來從天來言訖握手於膝坐於卧床而去臣合聞奏

狀候進止奉

聖旨特賜道教威儀法事差使押香前去裴濟家祝獻奠使方到不見仲方肉身但

見空中祥雲垂下仙仗昇一同棺盛貯音樂嘹唳散花滿空引声向武當山路

冉冉而去自唐則天時授得逐月下降日分方始奉行供養贈為武當山傳道

真武靈應真君

聖重時



供聖重時

閩州進士陳俞言少年三解不第偶會益州青城山鐵柱觀道士焦之微言陳君空懷文學皆是業緣不曾於陰曹注受豈不聞今世例多崇信

真武若依此奉修必獲福貴俞言曰今若發心供養莫已遲否焦之微云若度志精恪不論年深日近從此每遇月與日重時但如法供養俞言急以淨帛盡

真武聖積一幅於本家供養戒心受持時遇五月五日天毒節辰俞言思惟焦之微曾言遇月與日重時供養者此心無違夜至戌時置香燭案於門首露天朝北

禮一百拜燒紙帶次朝俞言與妻劉氏言夜來我得一夢甚異夢見身著紫袍腰繫金帶手握天下人姓名簿籍恐今次科場必不失矣俞言因而促裝西

上一涉十年不知消息妻劉氏經州陳狀訟牒到京尋討尚未行遣忽有走吏齋到皮筒一角上稱家書附遲閩州盤神巷供養真武陳判官宅走吏纔出衙

門便不見試差人將皮筒往盤神巷尋陳判官宅分付其盤神巷祇有陳喻言秀才自入京應舉十年不歸馬得有陳判官名目是時知閩州錢延年詳劉氏

狀稱夫主陳喻言秀才上京取解不歸遂喚到劉氏取問因由召某眾官并換劉氏親屬男女等焚香將皮筒開折披讀委是陳喻言墨跡述自離家入京羞

辱不第如神鬼迷惑誤入西京柏梁山天壽洞遇青衣童子二人齋到玉皇金錄引喻言去見北極帝君差充真武佑聖院副注生善惡壽命長

短判官賜紫衣金帶交割天下世人姓名案卷蒙真武授記云汝尚有九胎功行未滿又差為北極七星下權掌校諸天宮分神仙差遣一次却歸佑勝

院喻言因此忘歸無音信回鄉因隨茲主遊奕下降見閩州有怨氣充天蒙真武詳驗却是俞言妻兒街怨為不知存亡之故諭言乃哀訴蒙

真武垂慈許令親錄心意家書一角差直日遊神化凡賫赴閩州通官投放責令妻守志仍舊業存濟男女切須崇敬本家真武香火不可欺心昧聖吾雖有

報國之志緣累舉不弟今係天曹主執常懷保護國朝安民利物亦當陰有所助恐汝等思念故遣此親墨為報本州奏聞朝廷續有回降下閩州看詳陳

喻言雖人間顯祿無分却於天界官職有緣而懷報國安民之志切知已受真武部屬又緣真武朕素所崇敬天下受恩宜賜法醮一會七晝夜就王津因

備設報謝真武仍下閩州支錢三百貫給付陳判官妻兒充作功德報恩使用并就近便官觀置右勝判官陳府君祠堂

真武仍下閩州支錢三百貫給付陳判官妻兒充作功德報恩



進到儀式

伏惟上界

真武真君於今治世助國安民欲報恩德已於

內庭建立寶應閣及括青到前後感應事跡共計一百四件合隨勲贈入閣次第

關送史館編修刪定傳錄依逐處中奏科日照應合要閣下逐月下降節朔供

養儀式今擬住持泰山玉清昭應宮青城洞上清法師張子高進到式文

真武真君每年定於六庚申甲子三元五臘及逐月一日下降常行欲求保叙事意

供養者並於每日拂明時取井花水一盃用楊柳枝一技浸之明燈或淨蠟

燭一檠棗湯淨茶各一盞燹沉乳檀任便一炷不得用印濕和等香慮有齷觸

時果素食供養內果子夏不用李子乃是

真君去冠除履之忌物冬避石榴因未成道時斬天下作禍帝王為魔法失向羅浮

山不見父母之物茅香一穗供養至人定時戌亥間再焚香一炷全金錢一百

謂之五百貫黑雲馬一匹不用彩畫為恐犯牛膠隨意願疏一通外用圓封庶

人不得稱臣內用羅彩散花仍備金錢一葉謂之五貫符馬一匹先次露天燒

獻今日直符神史憑傳上件數日并錢馬等謹詣天門直趨

真武遊奕聖前通放燒化紙錢不得用油紙蠟點火如此則不屬天曹地府陰陽百

司收領化為鐵錢係東嶽有司名枉積收繫壘成鎖錢山見有司錄記照證宜

依此式施行中書點對進呈宜入寶應閣准此仍賜在朝崇信

真武宗室文武臣僚等受持依承供養



洞天雲蓋

龍圖閣直學士呂大防因奉使西蕃經林中川忽遭風雷驟雨狂瀾怒濤滿川  
時黑大防恐此處有兩國祀典神壇靈迹屬乃稱正北方有山曰青羅洞天係  
大宋地分其山常有光明時後亦有風霧雨雹兩界民戶去此代薪隔山聞得  
神人語言登陟四望勢瑞雲蓋單隱約見一人披髮金甲皂袍身長三十餘  
丈坐於大盤石前有龜蛇後立皂旗前列旌幢華蓋知是

真武下降今日奉使過此又是上元日想衝遇

真武下降致被雲雨遮隔大防尋候風雨停息備香前往青羅山遙對

真武到處焚香禱祈願入國無虞早承回路仍求杯照獲吉前去既見蕃王李成都

為安和樊江上產三疆封常初蕃中將胡素寨界至割換不寧已嘗通和後知

西蕃遣使後要取奪緣樊江土產三千地界本朝已曾將聚居鄉民為植利之

處慮蕃中先有奉使過界以此係呂大防奉命入國其蕃王李成都與宋通和

已依夾官更不相違次因張延祖與諸蕃官送呂大防約行十五星五色散花

滿空飄墜曾用物向上感之俱成甘露及取嘗之如酥酪而香良久化紅光漸

真武其處山花凋殘枝條上非時盡開過於林野曾令採摘入手還謝大防回朝面

奏前項往回於青羅山過

真武陰相

特旨下左右街道錄選道士遣使同至青羅山致謝投放金龍玉簡乃立為

真武降真靈迹之處



宮殿金裙

至和二年五月五日建御願專誠法醮道場禁斷屠宰寬宥刑獄四十九日  
聖駕越內寢戒避服飭日夕醮會至八月初三日殿前殿滿空頓起風霧群僚侍駕親  
視現一渾金甲裙遍滿大殿漸收雲彩又露一足望西北角而去至初八日解

真武現足降靈聖意欽崇欲將家堂玄真殿立身真武刪移出內別朔報恩實殿禮  
部點對神威高廣兼係先皇特賜家堂之位天下宮觀難為當受體知亳州有  
太清靈都觀是太上老君降誕之處老君則真武承道之師此地他不使三司  
具奏奉

聖旨選日臣僚陪御香送玄真殿立身真武出內及委官護送太清靈都觀權受供  
養仍下本州相度別造殿宇後亳州中奏靈都觀於十月一日殿前檜栢衰槁  
枝條皆結葉穗並如春苗見今採摘封合進上奉

聖旨送入景靈宮三殿供養旬日間聖體以覺違攝是夜夢見黃衣武士云先靈都  
觀符吏蒙真武差來報帝曆數之兆因何殊無延展之心已曾有稿木發穗之  
報次日臣僚罷籍等共奏此事正當聖躬違和宜加攝理永延天祿亦在禳祈  
之誠行下諸路州軍發遣道師赴京有東獄吳正言持法殊無真驗再宣南嶽  
王伯初奏錄北極紫微大帝保扶聖位尋同三司禮部進呈奉

聖旨依仁宗朝皇祐年中五月五日奉駕赴景靈宮行禮忽駕起回大內令臣僚  
配享禮畢朝賀蒙皇帝諭回駕之因既臨景靈宮朕舉目忽見北方天門開現  
紅光數道內有金甲裙瑠拖一足滿空悠悠向前而過知是北方真武又有一  
青衣童子引手指朕駕回方歸禁掖聞化成功降慶即荆國長公主是也今  
於內庭別立真武祠堂為保扶香火之所後三日夜中庭又見元指回駕童子  
再來告言伏因皇帝駕出景靈宮化成宮已生公主其公主生時主於父宮臨  
背于息之位上天令避其時乃是真武特加保護不受一切驚危今蒙

真君令報

陛下其女降世祗一紀合歸天宮後果十三歲而卒當時仁廟為護此預事施內歲  
財寶立現足碑題新建景靈宮迎真閣一座彩塑真武全身充國家嘉典贈為  
真武下降垂福濟善通明恩澤以每年發放看香燈童行一名



聖像先鋒

天禧年內西鄙奉使何隨入國進奉象馬金甌為昨來與本朝兩軍未決尅伏間忽有術士誤入營寨貨賣傷筋折骨風藥四向軍寨買藥皆遍三日喫藥者三萬餘衆盡皆手足軟弱倒卧不起又探得帥將岑元宵行營正乏糧草亦有道士貨藥人馬服之三日不飢蕃中播云

宋朝多感

北極真武真君保護今本蕃又詳

真武本傳既屬

太清金闕真人化身為

北極天時行恩普及天下

宋朝得獲恩福本蕃却受殃禍為蕃中不曾傳得

真武聖像并供養法式謹遣法使臣奏請望賜

真武聖像一行侍從并供養格式降付本蕃依稟供養自後通和誓無侵掠門下看

詳

國家社稷天神難議盡行傳賜等今翰林依家神殿式彩畫立身真武一軸內不得畫龜蛇并錄應干下降供具法式回荅未使其蕃王李氏不明內少龜蛇此

二物最為

真武之先鋒將謂已獲全寶宣詔供養一依

宋朝躡式崇敬不事征伐每三年一次遣使進奉皆

真聖應化之恩也

靈閣真瑞



靈閣真瑞

端明殿學士知陝州充本路兵馬都鈐轄錢延年奉祿本府天慶觀有道士千

眾厨供約近一千五百餘人每日收飛

真武聖閣靈籤開殿香錢相兼支用其閣是開寶年中

太祖皇帝為蓋潼關詔令使陶珏因獲是觀靈壇天文下河東未勝承天花遠黃河

堤岸夜迎二十萬馬步軍兵入府從此知

真武救駕逆建報恩護聖之閣近來香火寂寥厨庫荒涼無人興營諸殿并

真武靈閣取問住持道士劉印真據稱昨自

太宗皇帝大駕因取河東回國為

太祖恩賜遺詔御書加贈

真武於下降日持添祭其齋醮令於軍資庫賜給施錢一百二十貫後至

真宗皇帝時為西蕃不寧沿遣支備急用從此將添賜停倚是致道眾起嵩雲遊日

然無人到殿抽籤所以堂厨不給忽數日前有龜蛇出出現於

真武閣下盤旋臺坐之間時出時入識者云此乃真瑞擬慮

國家有文字到觀延年為閣

太祖皇帝留心重道未及三紀頓成廢棄欲不避降真奏請興績未曾表奏恩有

御札到府委長吏勘會天慶觀見今實迹為昭應宮近有慶誕偶覩金冠紫服

真人告言曰臣陝州天慶觀勾當主者為見本觀道眾飄乏全之供給緣

陛下殊不以

先朝置立為念幸與早復存濟乃辭而去可休訪詣實回申延年已先知其事由

具狀保明聞奏奉

聖旨先依

太祖朝元賜逐件恩給仍召集本額道眾歸觀焚備并建醮三晝夜普答真靈及

真武福神慈悲教主廣大恩威



二士化光

京東路青州鎮海軍祖來雖有宮觀未有

北極真武殿因節度使張操出海青州乃召內道職諭曰

北極常注人間壽夭貧賤

真武是北極神將逐月下降察人善惡以定罪福九有祈求無不倚賴而民間不為

建殿何也張操發心自為勸緣欲就天慶觀建此二殿首得其疏題注捨錢五

百貫次及官員士庶樂然捨施興工塑造不日而成奈青州為無粧塑之人張

操一日焚香對天禱祝願得名手圓備功德不旬日間有二人來攬塑二殿

聖像稱是吳人月餘皆已具備張操見眾官等前來瞻仰除

聖像部從皆已圓備祇有

真武未開光明匠者一人欲各開一目分左右方用筆填出睛瞳祇見威容凜烈喜

色異常於兩目間迸出金光一道二士遂於光中隨化光不見以顯

真武垂慈親降塵凡圓備二張功德張操率官屬士庶就

北極真武二殿建醮設齋謝上真降臨之恩從此香火興盛後來青州遍行眼疾張

操令道職湯鑿先當殿呪水散施洗滌俱瘥張操備述保奏蒙遣使降香建醮

及賜嘉應殿為額今立碑記

赤



唐憲實像

宣州市戶唐忠唐愈唐憲唐愈兄弟同居忠愈充州衙幹當愈攻行警憲守閑在家自祖父在日相續供養

真武一堂父亡兄弟皆踈慢惟唐憲心向香火將妻粧奩典賣添滿下降香火紙馬等用豈期兄弟嫌妬林憲端坐無功全房喫用衆兄弟衣食更以神道為由破用錢物入己憲云既欲分張任便揀選所用之物唐憲祇願於衆求此祖上侍奉

真武

一堂受持供養其忠愈無心供養樂然允從忠愈私營錢物各自富庶惟憲祇留住屋其餘產業盡賣與人開一小雜當舖隨緣遣日偶值雨雪有一貧

真武

漢背縛布袋手擎銅鑄坐身一尊脚踏龜蛇極是工巧要當錢一貫憲請以錢三貫就贖亦便相允其時憑

僧用祥作見人謝臻充保劉坦寫約交錢去後貧人却轉告憲留下二貫七百文少時來取憲將功德頌在家堂供養遇下降日再用香水洗淨漸覺變况重手擡不起用淨帛揩拭出於明處細視見其兒相微有燦燦圓光晃耀認來却是真金像手約重五十餘兩元賣人又不來取錢不期兄弟三人意生欺妬同狀經州論憲於未分已前藏隱大家金鑄

真武

五十餘兩分後方始將出供養州府遂勾唐憲賣所隱金像出頭據唐憲供吐元買到貧漢功德及勾到保見人并索元賣文字分明顯是唐忠等妄狀各行

科決忠等因此家業輪落日逐來憲家行兇作鬧憲與妻隔夜拜辭金像明早

真武

潛將投納州庫後因監司剗刷上供錢帛因見官庫內有金像

真武

一身微發祥光顯屬異寶遂申奏

聖旨

取入內庭充鎮國寶像仰於本州夏稅頭子錢內支五百貫文付唐憲充還金

直唐憲因茲大富子孫昌盛其唐忠等三人各家飯食不給皆先死亡子孫寥

替盡是憲置宅存養宣州太極觀係唐憲一力捨錢建造



朱氏金軌

隰州陸諒嗜酒好殺恣食鱧鰻其妻朱氏力戒不改自將粧奩潛託父母家命

工彩畫

真武

一軸論道士錢應方轉經安奉并受持下降法式應方曰供養福神第一須是虔誠發心不可等閑每月下降日燒金錢雲馬或有餘力請道誦經第二不得於酒後歸家高聲觸瀆第三大忌嗜食大鱧鱧蒜韭等物第四憐貧恤老孝育骨肉事涉公私心莫欺陷第五語言文字忌諱切在回避始終至誠勿令慢易一心五事保合吉祥疑惑之間求之必應門招龍神衛護家協福祿滋昌如或懈慢折人壽祿作事不利子嗣不昌官事重擾謹之謹之朱氏敬心受持陸諒不以為意雖不買鰻鰻歸家却在外烹嗜口帶葷穢朱氏雖遭魔障供養愈恪經十五年陸諒染患纏綿一歲生業漸破視其臥床席上惟見一兩堆活物狀如小蛇蟠鏡又發腦癰裂開臭爛湧出膿血皆長三寸伏如鰻鱔鮮活肉段塵聚出入相次命終男女未婚嫁朱氏在家堅心欽崇真武香火略無怠倦雖生計蕭條僅存日給忽於本家客堂上露一片花氈朱氏將謂街砌甄石不以為事是夜有光朱氏遂取看其石太重與男同扛歸來揩拭青苔乃是黃金極有紫磨光彩朱氏驚訝不敢收藏遂用綿帛包裹束後知州秘監蔣廷堅云自夫亡孤孀貧窘不知此金從何而來庭堅亦知因供養真武天賜其金當時秤有一十四斤朱氏堅意不肯將歸到官司引因遺捨寶藏條貫款均分一半入官尋勾到金銀匠方用砧錘打鑿忽見無限小赤蛇并碧龜圍繞砧墩又一蛇稍大蟠在金片土良父不見及挈其金看時猶有一蛇如絲線隱隱在金面內州司詳此應驗理合給還朱氏為本人情願不留一任官司收納知州蔣廷堅通判田達同狀保明并匣封上件金片進奏赴闕因看詳隰州陸諒無明宰殺業報疾苦警示於人其事誠心好善

真武應化特賜黃金其金顯是天賜不雜支用遂送八作坊盡將打造

真武一堂聖像遣使費送武當山上清玉仙觀授金字御書看管每年恩澤度牒一道充焚修香火其朱氏特給度牒二道下隰州支錢絹二百貫匹為酬朱氏所得錢物半將刊板印

真武出相戒救國儀施工報國恩及薦己夫陸諒其男女婚嫁仍舊開張絲綿鋪

復舊興盛朱氏年八十九偶一日沐浴易新衣口誦真武尊號無疾而終

寶運重卒



實運重辛

淮東揚州進士傅鴻一生戒行供養

真武

三十餘年所作所為常行方便人人稱譽賢士大夫俱以歌詩文墨贈鴻門前

橋馬如市傅鴻思之如此應物甚妨道業乃弃家雲遊至陝西終南山上清太

平宮求一庵寮出家知宮張守真見鴻形克清古遂留於本觀為備真上士別

治一室延之在觀三年備奉

上真香火虔敬恭恪忽夜道衆傳息寢睡張守真前往叩鴻本寮聞鴻睡中似與人

語忽有火光一道從鴻寮內迸出守真異之明早會鴻試問夜來火光情由鴻

曰今當限至不任申延遂至沐浴易衣昇道堂聽受

真武真君託身降言令為吾傳報

宋朝天子云 三月桃花景色天 萬般真瑞一時妍 金枝寶運重新令 仲即當迎赤脚仙

真語云 祇言此二十八字 吾去矣 傅鴻一如睡醒 莫測其意 次日傅鴻自遁去不

知 縱由張守真既得

真君降言不敢沉隱 遂往陝西經畧安撫司面稟使相張希古 憑委具表奏聞時

皇帝御覽 驚喜交集 後古於庚戌年辛巳月辛丑日 明德宮降慶太子即

天主 赤脚大仙下界已應

真武降言 預報勝因奉

聖旨 下鳳翔府 搜尋傅鴻 不知去後 續奉

聖旨 就上清太平宮重建 真武寶閣 及立傅鴻祠堂 贈號勝因真人 并給賜銀絹各一百疋 兩酬賜本人家屬

正陽門



天罡帶箭

明道中貝州王則反逆據樞密院選委保信軍節度使尚書兵部侍郎文彥博前去招捉今丞相帥回奏王則叛寇盡以誅滅非臣功力臣自到梅州見南城門路東有一華表柱題圓通觀額內是

真武殿遂赴殿備香願垂聖助尋到貝州近城二十里先令將佐問罪其王則對敵

時第四將凌聳出軍迎敵赴王則復入貝州閉門不出試待打城搜擒緣是

本朝州土不欲遽壞更且守候計二十日忽見貝州城上迅發暴風亂飛砲如

矛弩發箭時見寇軍從空中墜下城脚微死激活不覺城門大開大軍統入除

留居民外遇有器甲兵仗者盡行誅戮王則就擒馬前尸首易處遂委官權行

真武備醮報賽細觀

真武左畔立塑一從官員披械冒名曰天罡神持左臂上帶箭一隻入深三寸有王

則軍號纔除其箭隨有膿血流出尋和香泥修葺箭瘡并收元箭一隻見到候

進止送三司禮部看詳差使貴御香前去祭奠及賜修葺殿宇候畢別降

御銜醮謝其貝州承恩保護重恩持改為恩州

蜀王歸順



蜀王歸順

磁州崇明觀

真武顯聖通及真定等二十餘年皆護聖賜斛斗共一十五萬餘石出糶救飢除磁

州收到價錢支付崇明觀修造訖餘諸州價錢亦及萬數別無支費奏取

旨施行續降指揮下河北轉運司起發上件粟麥價錢就京城勅

四聖觀賜額為

四聖紫極觀特設普天大醮并降赦恩上達

四聖通元降鑒

朝廷因用兵取蜀未決忽夜有狂風一陣過於殿廷時

太祖皇帝於燈燭之下見一黃衣武士告謂是

北極四聖殿下直日符吏言西川若非

四聖降靈卒未有意歸順今已獻上帝款圖經符使相候元質等訖相將回京進呈

不消

聖慮臣奉

真武差報陛下

天蓬天猷黑煞既見蜀王歸順已回雲叙惟有

真武恐西事別有悔意今在雲空守候

陛下急差官兵前去迎接立便委諸司庫兵交割蜀地疆界言訖符吏不見次日早

朝果有急報蜀王歸順由是

太祖繼於

四聖觀設醮報謝

飄傾三萬



瓢傾三萬

真武

徐州陳昭倚任明州通判時因遊天童山見鍋  
續聖相添修龜足蓋造殿屋一間昭倚得替在西門朝塘見道人從水面來即  
船求相見昭倚失於出還却回身而去云特來報謝成立我身之恩昭倚追思

真武

降靈為修天童山石像報應耳乃畫

真武

一軸供養官至太常少卿守徐州偶患脚尋醫寄居滕縣忽蒙

真武

朝廷祭訪疾愈瘥充秦鳳路運副昭倚知西鄙以計運為重憂帶

軍人恐是西蕃細作面見帥首却稱是陳昭倚親隨人姓裴傳得此方曾救天

下無限餓人為見招計正此嗔責本官又恐糧草應付失時故來貨散靈丹定

不誤事岑元宵試分數服與傷中臨死人吃皆云膏腹飽滿其流取一瓢子付

元宵告云我亦有此藥一囊欲往西陣李大王處貨賣岑元宵驚異將此藥瓢

子傾俵其藥約三萬有餘俵足人馬兼瓢子底有襯紙一片題字云是太常少

卿陳昭倚家神裴真人救願之法士馬服此三日不食省免糧草次又西蕃李

大王來問稱今好人來賣接骨風藥數萬人服之皆如癱瘓倒臥不敢約戰惜

願回番元宵安坐獲勝并寫紙照應曾於唐則天時生裴侍郎家留此姓氏今

岑元宵幾通聞奏家三司參詳除持校依次給賞其陳昭倚陞禮部侍郎所有

夜及係

真武觀宇許支官錢修葺



雪晴濟路

堆州防禦使殿前諸軍檢校副虞候戴夔奉差步兵十萬往安南方到邕州值大雪停住半月糧草不給凍死不少有隨軍指揮方琮告曰隆冬道路積雪六尺船運阻絕欲救人馬性命除是告祝

真武福神真獲晴霽方琮今帶得畫像在此戴夔便備辦供養面對

真武幘像於露誠禱總燒奏紙不移時間即獲晴霽雲收日照道路通濟即屆安南

仍獲全勝奉

聖旨宜就新建

真武寶應閣啓建法醮七晝夜答謝

神獸驅電



神獸驅電

天祐元年二月一日與元府觀察留後錢公偃奏稱蒙樞密院選差充廊延路安撫招討使退除西蕃趙天祐兵革遂依稟交割兵馬四面餘衆却抵西域三十萬衆校其勢力顯有優劣實抱憂懼不免告急於朝廷亦慮事有遷迴之故時有隨軍虞候袁政素習

北斗玄剛法奉侍一北極遊奕

真武將軍誠心習行二十餘年願於元帥帳前鋪設供養錢公偃即自虔誠撰奏詞錄具述西域因依欲仗陰助是夜袁政將背掛

真武供養至三更行法燒化并醮獻

北極四聖元辰諸司訖次日趙天祐以十萬兵索令調戰方遣指使孫億出馬與西將交槍繼發兵大戰至二更以來兩向有萬道火光逆樂軍陣逼逐干戈西蕃人馬各各槍旗斷折弓弩落弦金鼓錯亂走如奔鹿諸軍乘勢趕進似覺天明乃見隨軍第六將錢從吉挾到蕃帥趙天祐首級諸兵將皆言夜來陣上見無數魚腮鳥嘴醜惡異相披頭跣足或驅風電或趕蛇獸是以接勢剪伐蕃軍尸數萬惟有一道火光驅逐一馬騎落路而走錢從吉認是趙天祐乃得首級且以四萬人馬往敵二十萬衆若非虞候袁政獻陳道法任以至誠蒙真武降臨兵陣現火光萬道露神獸萬形大敗蕃衆仍獲渠魁如此顯應三司禮部定到虞候袁政出給公據放令逐便又奉

聖旨賜酬獎錢五百貫就在京上清靈

宮建道場一月仍設普天醮其錢公偃轉一官除宣徽院使



毒蜂靄雲

西京崇福宮有北極紫微閣唐則天特建做天宮有二勝四將之院有前後  
帝代御書每年係故老重臣監提并使掌管掌非同常處近為右角一簷傾  
漸傷聖像尋報判府侍即富弼偕諸官來驗見一椽斜墜損

真武右肩不敢擅修合具申取  
旨却有內侍崇靜奉  
勅貴香告獻崇福宮諸殿委提轄及州府等計驗

北極紫微閣  
真武福神身相有無動損近為  
皇帝於寢室見神人紫綬金帶端笏稱臣是西京崇福宮

真武靈應真君因與  
皇帝助戰西蕃趙元昊化黑蜂遍滿軍前特助元帥龐籍獲勝為施神功護國右臂  
傷中不可盡言臣若不奏聞

陛下無緣得知言訖辭去時安西士馬雖未回朝知府富弼其前項付岑靜回奏奉  
聖旨差殿使及八作坊工匠并賜金字牌一面限一年重新脩蓋兵部尚書門下平

章事龐籍劄子稱面奉差安西汪討趙元昊方大軍臨三鳳川與趙元昊親  
戰經三時辰忽有黑黃土蜂起如雲靄遮及郊原競趨西兵見蕃衆傷中倒卧  
萬數遂掠數人驗視並非器刃所傷或祇面目三五點點損據云痛切心髓蓋

是宋朝有無礙智力神道顯聖化為毒蜂甚於天石先是趙元昊被螫頭如中大芥負  
痛敗歸造甘伏文字過界時元帥龐籍接受元昊實封奏表降納地圖親賫回

聖旨送中書看詳取會到崇福宮土地來現預報勝因除都統龐籍別行勅贈外就  
四聖觀修建道場保國護民聖醮三晝夜答真武征西助國之恩



神將教法

乾典一年正月據忠州團練使充黔州兵馬鈐轄張孝寧狀奏述為南戎谿洞蠻子龍氏群集萬眾盡習標槍寶難准敵家樞密院差充此任於安撫司抽軍

五千及指使三人孝寧因見故父宣徽文立供養

真武一堂在家九事求籤乃行件件靈感孝寧做父供養專誠不違昨為

朝廷放試武學預曾夜夢受真武殿下河魁神將親教槍法弓馬事藝頓然神悟

真武保護至此孝寧軍隊約行一百餘里過夜路次護國觀有一小殿香燈微明見

牌是真武之殿孝寧焚香求一籤大吉暗對

真武發願此去若得一陣滅除蠻寇當以本身官資兌換恩賜報斯靈貺越明孝寧

領兵前行以五千雄師步軍臨蠻界乃逢龍氏萬餘人孝寧併輸三陣至夜立

寨於秦風山漢伏波將軍馬援廟尚聞蠻兵追逐方二更時相望百步間忽風

雨四起兵馬噉殺是時孝寧頓兵伏波廟不動聞噉聲漸遠至曉領兵再往迎

敵見前路傷中蠻子尸首相枕直向蠻界九陽谿去探知蠻子龍氏有赤脚寇

一萬二千今無二千回各傷中鬼箭龍氏亦折右臂見歸深洞人皆言大朝

有神聖鬼兵護助舉聲呼云自此降伏更不敢作亂後來取問得龍氏定伏情

狀申奏

朝廷看詳宜賜修蓋護國觀

真武諸殿以三年給度牒披戴焚修每年賜一百貫充常住用其張孝寧除授瀛洲

防禦使

柯誠識奸



柯誠識奸

在京有神猛指揮柯誠因患雙目不任教閱戒問請受曾至渭河候夜投水不

真武化身來救得患次被西蕃李克淵曾發細作趙可大為賣畫棗推廣角車子入

慶州逐日看認城池圍脚歸房用白礬水抄畫地圖被柯誠眼認破捉到慶州

一向抵諱及搜出所畫地圖又作白紙柯誠用水蘸出勘問招伙取斬柯誠酬

轉十將替滿婦京又值錢去盈權判南省抽差柯誠充京城捉事因魏王宅被

人改形裝作行火使者入礬會上抄出硫黃火術驚嚇宗室親官強盜去渾銀

酒器六百兩并御賜金香毬約一百兩見奉勅限堆架賞錢及左班殿直詰牒

真武福神願收捕前項奸盜方祈告了當出門如得人引路直行到蔡河灣西真寂

院前有數人賭博柯誠前看內一人身畔有稜道銀子露出於背懷柯誠拈定

搜出數件銀器照證解赴南省鞠勘元是鄧州配軍周全已依法行遣外申奏

朝廷蒙

聖旨其柯誠除授右班殿直及支賞錢仍降指揮於玉津園修建報恩大醮并於

四聖觀遣官降香釋奠禮儀獻謝



劫院就擒

登州辛山白雲資慶禪院有維那僧曉初不惟奉佛而留心道教常於寮舍靜

處供養

真武專誠勤恪其院臨近海島有邵武軍周應等百餘人於海道強劫殺人放火所屬

州縣堆垛賞錢召人收捕日夕徒黨轉多難以除剋一日周應等欲入本院劫奪

其夜曉初夢見院門土地來報將有驚劫被

真武指揮令放黑風吹逆舟船來之未及可速報官不得遲也曉初趁夜發人告報

巡檢即時兵甲到院四散埋伏果於次日周應等欲數百人執槍杖入院抵云

借此一宿主事出迎周應等共到法堂點茶院門已將關閉曉初哀告許下錢

物至曉臨行當得獻納周應曰何須候曉急令艤出應薦然驚懼云何故眼前

亂花頭如火燒四肢不舉續後西辛山巡檢喪畢一行人馬擁出擒捉並不走

透一人解押入登州禁奏已各行遣外所有賞錢七分合給僧曉初三分支與

巡檢兵級檢曉初狀稱所獲海寇非院門功勞因

真武降靈使令衆寇手足不遂各就擒縛願

朝廷報答

真武州司備奏尋降

旨其辛山白雲資慶雖是釋教禪院特賜

真武殿一所并賜

御書太上真武經一卷永克奉安香火仍賜曉初紫衣并真武應太師克焚修本

殿掌管

御經仍給七分賞錢添造寶殿

附語祈晴



附語祈晴

果州有失明人陳希於少廣山夜遇一

真武傳訣逐日專奉後覺出言如附神語為人求保事叙皆合來意四遠響馳人所施惠多不應已用為功果咸平年中夏接秋序久雨傷禾州縣祈禳皆無感應眾狀舉陳希供養

真武祈求有靈知郡黃宸遂令陳希赴廳陳希却告黃宸須得親製祝辭迎請陳希

真武寶座至州衙選道士七人啓立清淨道場禁屠宰減刑逐日放土庶燒香瞻禱祈晴道場已對三日陳希對知通官眾附傳聖語蒙

真武降言果州為天曹注定六十日雨減除禾顆十分不收今更有二十餘日連雨未息今既要求晴奉

天皇勅旨消滅元注日分至明日已時雨脚漸從正北而收午時天色晴明禾株茂盛必獲成熟其陳希精神復回適來降靈所說之事皆不知之明早大雨如傾已時便晴於正北方雲靄頓收本州復留

真武展三日道場備香花道具迎送  
真武歸陳希家又於本堂啓建道場答謝至冬間果州五縣並無檢放苗數後轉運司体問因依奏聞

朝廷續降

回命下果州宜令置立照依應記錄於州衙大廳永遠為驗陳希除本州支與酒麵絲帛外特賜靜應居士為號



消穰火德



消穰火德

咸平二年司天臺奏定九月初三日火星合躔婁宿正照齊國鄆州分野大生  
火災行下本州預宜禳謝緣鄆州係京東西路屯兵津要從四月間告示宮觀  
禳火道場設醮祈禱時市南李惟信充斗子牙人每夜三更潛於橋道要會之  
處燒香設拜一夜偶直都監任從遠出巡作犯夜收解鄆州據稱在外為不肖  
犯夜自正月初七日夜因知一事遂燒夜香乃問何事惟信曰昨發心將一年  
解得牙錢照獻天曹荅謝衣食來處作散席齋會忽有雲遊道士衣冠不整風  
韻飄逸手擎圖畫一軸入來求齋是絹畫真武像惟信欲求供養其道士便允  
祇取價錢兩貫乃就齋食至中半忽一聲風鳴不見其人但於坐卓上收得活  
龜一枚如桃核大惟信明知遭遇 聖真顯化降授香火兼得小龜靈吳因寶  
惜供養今年正月初七夜方備下降紙禮燒獻 真武又見數年前賣畫軸遺  
下小龜道士入門惟信便拜欲問姓氏不說祇稱貧道能攻曆數算得上界火  
星至九月初三日正照齋地鄆州主火災燒至萬家如得一家姓萬不拘屋宇  
大小全門什物財寶不得移動分文先與抄錄見數至九月初三日天明用一  
火命男子頭分髮髻身著緋衫手携火把從正南方逸其屋三匝以火燒之至  
後更無火災候畢即聚備上件屋宇種種等物酬還姓萬之人方可消穰貧道  
出門化白光不見惟信雖得聖降報說不敢申請惟夜後從市中要慶禮祝火  
星願免其災今有隨身香火爐照証州府據牙人供狀看詳與近降

朝旨

一同遂差公吏緝問姓萬人家將家產什物抄扎見數責下眾戶候火過填備  
文狀在案放李惟信歸家焚香保護既時日至裝一着緋衣童子將市西府橋  
萬明一家焚燒被南風吹駕燄起勢猛火分二邊人心驚 不覺青天驟雨一  
陣火勢因息不經一時燒過萬家李惟信家

真武

座下不見小龜是時趁風雨化去鄆州承此靈驗已行遣次又准中書劉子為  
司天臺照見九月初三日火德已臨鄆州主於寅時燒除萬家取問曾不侵動  
官物庫仗等時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吳敏古判鄆州聞拆保奏續降指揮看詳  
李惟信過

真武

救災以顯宿德宜賜法酒百瓶絹百匹米十石麩十石錢百貫仰於本州公使  
庫支請并有萬明先肯全家代燒趁時消穰亦給酒米例物急令填造屋宇財  
物隨還不得遲滯其有國家州郡承此

真武

及南方火德尊星慈悲顯濟謹就在京玉津園建道場七晝夜設醮一千二百  
分位荅謝

折應計都



折應計都

至和三年八月初一日夜有黃氣出南方三夜而沒據司天臺朝奉郎夏詢等  
孔子伏觀黃氣現於正南屬吳國分野其氣一名天門黃道二名土中央三名計  
都現於唐竭宮天門黃道主次年國有內憂應在陰宮一人以上中央為墳墓之  
象計都是九天禍宿非時汎宮出現主一方軍民至冬後疾患人死四分猶得  
此星於唐竭宮躔犯亢宿又是解災福德之曜伏望朝廷早賜謙讓時臣僚參  
詳事屬未來合預防之謹乾玉津園建內道場一月應名山大川並遣降  
御香板放龍簡建道場法醮各七晝夜仍頒行德音減除罪囚又於大內熙聖殿別  
致黃籙道場四十九晝夜每日

聖駕躬幸禱祝計都星君及東方亢宿并家堂

真武福神保來休證道場日限將畢忽日正午時驟起風陣汎湧黃沙籠罩目前空  
中一金甲神人現於庭際稱臣是監西天門葛將軍與北方

真武同管陽間奏注善惡近見南方天門黃道間現乃是計都星君當遊九天七百  
二十年一大周宮到此遇本運為中方土中央相衝作黃氣三日躔亢宿唐竭方  
退主陽間內憂從屬豬陰人國長而起不半年間荆湖江浙福建廣南淮漢路  
人死四分墳墓逾道可應其氣災雖未到奈

帝德感驗建醮投龍等事猶未全禳惟德音一行減放囚獄承此種種功勳感動

諸天蒙真武憑此朝奏北極北極朝奏

玉皇特蒙初命天王親往校察計都星君已為官家禳解定下二十九歲命屬猪

陰人一名新年正月初旬當死宜往正南方二十七里外衝黃道日立墳墓當  
為內憂救南國諸州四分軍民死亡為

陛下折應計都之限至時切不得發哀為此人命限已滿元注壽數今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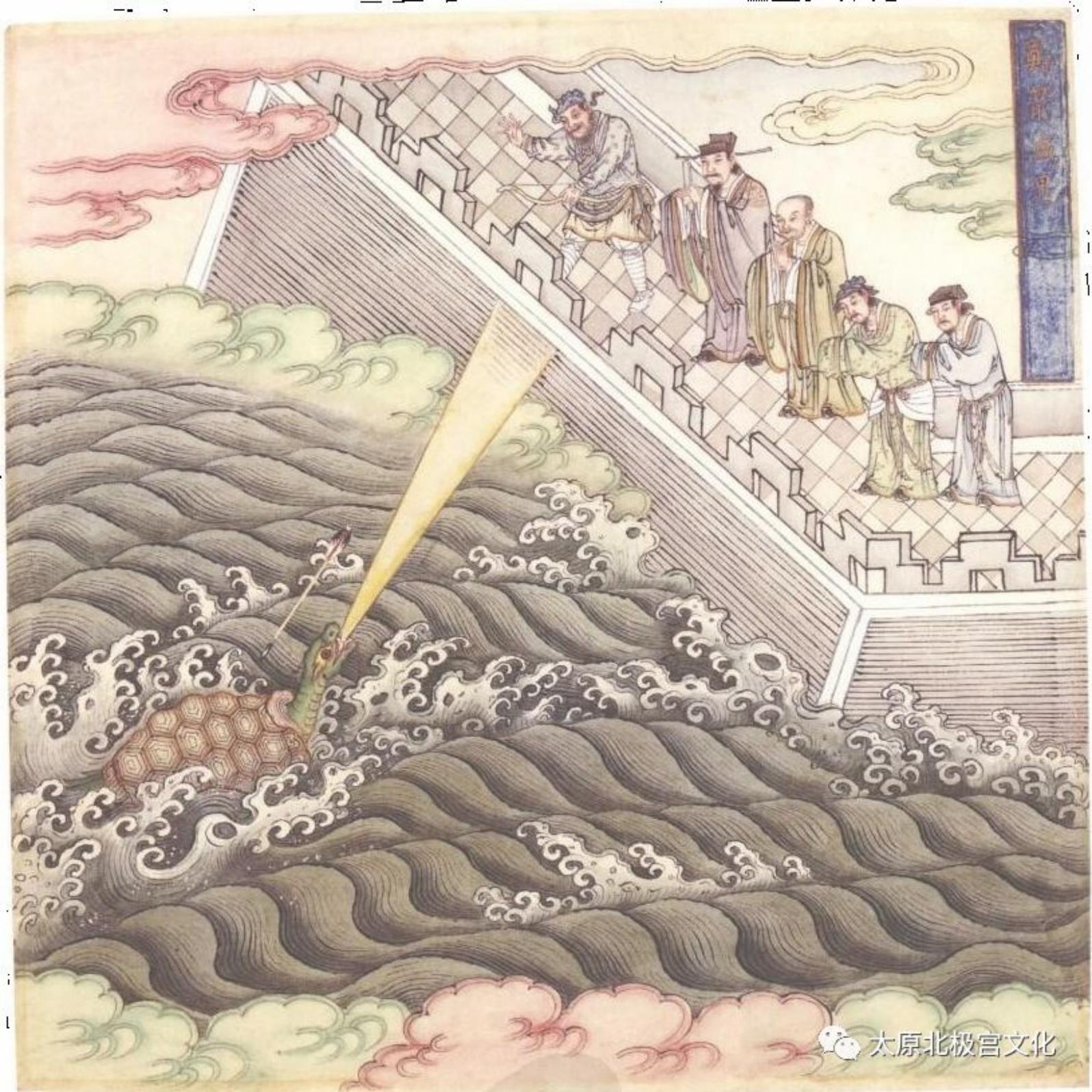
真武囑付特來代報官家知悉劫返天門至次年正月初三日貴妃張氏棄世貴妃

年二十九歲正月十九日亥時生命宮屬猪猴黃道利日於正南二十七里立  
墳墓自後更無災憂緣此應驗並顯

真武降靈保助下感其恩宥及西天門葛將軍等神降報宜付有司賜在京諸宮

觀各令建設羅天大醮三晝夜報答

聖恩



鄭箭滅龜

北京大名府天聖二年八月十四日黃河噪口壩塌頓破噪水打壞軍民卒難救時提轄官通判華惇臣等前去相驗噪壩基址岩穴下有一黑殼大龜兩目俱紅若或浮起其浪湍急壩索衝斷遂具申留守司後因宰相衛公韓琦守鎮北京隨行有指使鄭圭巡轄因到噪口其龜復出為患鄭圭往看委是水怪情知容易除滅圭備朝服弓箭焚香禱告天曹一箭果中其龜仰落岩下波浪不起兵夫脩壩完備至天聖三年正月三日鄭圭風涎候起卒死於廨宇經兩日還魂往見留守衛公云圭被鬼使二人前來云閻羅王急喚鄭圭不合射殺黃河噪口五百年龜精今負冤來訴急要證對及檢文籍鄭圭壽祿未盡又令二鬼押去過一山下見立一皂旗隊仗紛紛圭問此是何處鬼卒曰是下界風吼囉山常有天真到此校量三界事務圭遙望隊仗問見石上坐者乃是陽間供養

真武圭趨進唱喏

真武降言汝陽間人安得到此鬼使具述事因

真武云帝閻羅行事躁急不詳真偽其龜是西蕃夢雲城范州土地昔被先朝師父陳忠元破范州城隍驅牒其神蒙天符遣往鄴都為黃河第四噪砂水土地屬此蕃阜州因在彼別別無供賽遂化為妖龜隨水而上至

大宋界北京黃河第七噪翻打塌壩損壞軍民計一萬來口天道不容合為鄭圭一

箭射死况地府未憑天文制勅施行令符吏懷吾足前小龜同鄭圭及二鬼卒返見帝閻羅若鬼妖亂有抵對即令符吏放出小龜仍告於地府其鄭圭壽祿未終兼圭主人宰相衛公韓琦乃是紫府真人見判北京他日寶登慮為不便言訖圭拜辭即隨符吏鬼使至陰府果見鐵籠罩其大龜左肋帶一箭呻吟銜冤二鬼使具言

真武教旨是時閻王既聞即下殿仰空頂戴遂急令檢到制勅指實虛牽情罪合加

所犯墮於江海為推潮運砂四足無名水獸無形餓鬼其妖龜猶作人言要與鄭圭執對符吏於懷中取出小龜放金色光一道買於妖龜之前妖龜被光芒燦射為一塊更不轉動被聖龜扶散於虛空中化為微塵鄭圭因此還魂韓衛公為避紫府真人之號以致兵馬鈴轄王琮通判華惇臣等同狀保奏續降

真武敕建醮立碑仍與鄭圭升轉一資及賜衛公韓琦寶登堂額仍許隨行所至名

聚廳禁妖



聚廳禁妖

太平興國四年武安軍節度使尚書左僕射石光嗣移鎮洪州因聞本地性好邪法妖術雖曾禁約終不能絕切知俠道山祖聖觀有特法戒禦之士請到羅浮同法師凌居邈來問因知洪衡潭鼎鄆一帶供養者盡是南神分差官負搜到習左道邪術馬用成等一百十六人當廳聚官取問據馬用成執覆本非齊學左道因為江南荆湖水接連蠻貊常彼七十二候傷魂神殺行執疫令人作事淹滯不利惟信左道法術施刀刃油火金劉法事驅鎮稍愈石光嗣令遂人責出行術刀捧油鑄火燉等物並行毀納青杖踈放至當年七月洪州果有傷魂為禍居民皆患狂熱食瓦屑磁石之類或緣懸屋梁或上掛林木或赴水入溝口稱穢言光嗣召法師凌居邈普施符水救治患人盡皆較損又慮後來

狂患再作乃鏤板印

真武靈應聖號牌子一萬餘道俵散與人供養遇每月下降日期

真武妙經積有歲月竟絕其災從此去邪歸正石光嗣申奏洪州自南唐以前雖有宮觀而

真武殿宇香火至今未有三司禮部詳定合下洪州於天慶觀舊來

御書殿牌以護國感應為額石光嗣後往使道山謁法師凌居邈受持

真武法式遂求致政歸道州治幽居簡塵崇奉

真武香火壽至九十九歲無疾而終





妖惑紫邈

眉州防禦使紫邈有弟紫邈年三十一歲為右侍禁婚娶潞王宅觀察女夫婦不睦別置寢房其紫邈忽得患疝羸醫卜皆云邪氣入心繞見妻入房供應湯藥便生憎恚偶一夜兄邈潛往看覩問邈房內似有婦人笑語之聲邈令家人守候天明入邈房間帳看俱無行影情知弟邈顯彼妖嬖迷或再三詢問然後云二年前到聖水殿為見西廊有梁昭王堂殿壁上畫執笛神女一人容格眉態曾用手摸其面手笑謂同人曰待求尋恁地一人為偏室此亦作戲何期此夜來謂邈曰你與我手眼來去為定因茲契合一處至今每夜二更初來五更初去見有此人襖帶上香囊一箇表照將出驗認委是異物親屬收之繼來聖水觀梁昭王堂尋見其壁委目執笛彩女容邈絕色欄抹一角彩畫消落尋將上件香囊繫依縫脉相合紫邈具其情由從登聞鼓院經由中書得達聖總奉聖旨送開封府施行蒙府司行牒下聖水觀今燒與本觀土地驅遣其崇為患如故再行請到都道錄錢君平用法造符籙文牒並金錢雲馬同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包極親至聖水觀禱告

真武將符牒望北燒之當夜紫邈房中不聞有人語笑聲經半月其聖水觀每二更時人聞西角如牢獄行杖拷囚有婦人聲叫微響于外忽夜於紫邈門首大哭而被紫邈言被爾誤我一身因

真武受詞搜捉我去勘問送京城都土地經半月凌拷吃盡無限痛楚今蒙

真武慈悲免我鐵杖之罪押往陰山為無辜女鬼三百劫限滿却還陽間神中受生

今來報爾知委紫邈從此平復府尹包極具述面奉

聖旨宣紫邈引見據奏臣願受差遣積蓄捧料普設羅天大醮上酌

真宰除休奏外賜玉津園內脩建醮普設大齋答謝

真武護國救民之恩



魁纏安仁

復州觀察使孫漸有男安仁年十七賜三班借職授鳳州隆門鎮監稅兼巡檢到任半年形神昏耗語言顛錯公務乖疎致被州府差官替罷尋醫歸家其患不退父漸夜間安仁房內婦人言笑不已方知是妖怪魁或明早救逼詢問不免說出安仁被鳳州龍門鎮侯家山土地湘花女相纏每至三更時即來直候日出時化為塵影潛藏父漸間此而奏

御前奉宣差翰林書禁全科師巫行持法事凡經半月不能驅除再入奏進還其科遂至宰執公卿奏議孫漸家廷不曾供養鎮宅神祇却有他州山邪為禍當發心往道觀中求懇

真武救護孫漸依稟

聖旨親自寫疏詣四聖觀許願虔懇仍借

真武聖頓歸家供養將滿七日一夜更初祇問安仁房內雙聲痛哭至晚安人如大醉方蘇言語全不顛錯安仁稱自赴龍門任巡轄馬鋪夜宿侯家山驛是夜三更不覺卧床燈火再明帳前見一美女冠衣異俗歛袂低聲云奴非鬼怪不須驚怕與安仁是宿緣合注於此相候奴是湘浦龍君之女因為思凡蒙來獄降調為管山土地人皆呼為湘花神女有半仙之分從此相慕豈忍相折今來為君父母請到

真武降宅有無限天丁力士日遊神道隨從浴室檢奴若遭檢錄必授鐵杖驅斷永罰為下鬼不能得處塵寰從此棄別歸侯家山行洒淚就髻取下碌玉小梳一隻令安仁藏於髮髻候奴再會欲此照證尋令取勘委非凡物乃賁玉梳呈奏賜入內庫神器局收掌又奏頓奏曰四聖觀設羅大醮并設大齋報恩宰熱等謂孫漸日當時未信令乃果應委知供養真武之家靈應不可思議



陸傳招証

陸傳招証

朝奉郎尚書司勳負外郎差充廣東提刑裴宗元因經韶州花蘭山得患如店疾夜無停睡言語失次將理醫藥莫測其疾有一官負云向聞提刑到花蘭山來竊知此處並是屈死冤魂滯魄結聚於此山鐵風洞五道判官拘管在彼不少却有城下事神人獨孤立能持法調治不免喚至其獨孤立纔入提刑司第二重門便云見一着祿衫官人抱屈啣冤守索提刑性命裴官道是甚神道見此情由獨孤立又云竊念立本是儒生昨遇真武真君憫立寒賤心慕道緣不虧孝義化為賣藥道人為立用藥點眼兼得文字一紙却是驅禁之術從此用藥救人無不靈驗獨孤立前設香案以時花淨水妙香供養

真武結下壇戒用黃羅一丈二尺以生殊書篆上清符錄望此呪勒焚香隨紙燒化割下劔器上掛王方符吏六丁直壇法帶四十九事地輪四十九梳燈檢校司判官筆硯等呪誦楊枝淨水啓請真武降靈吒遣真符賞持表信昇天通報

持法既于囑付提刑宅眷如遇真武降臨不得驚恐至第三日忽遇

聖降從裏面撮出妮子來

真武案前附語云是棗州司法陸傳因為裴宗元是本州通判緣與先父少鄉有隙

却將傳報讎計會祇應第子裴誣於國忘日行藥有濫攝傳下獄非理鞫勘

今招承違逆罪犯凌逼負屈身死傳為木壽未滿合牒花蘭山鐵風洞收管無由究訴何期裴宗元來遊此山遇傳冤魂遂纏繞至今祇緣裴宗元祿壽方盛未獲便害其命今值

真武福神降宅技追邪疾憫傳枉亡更不遣去鐵風洞就此用法水洗滌冤魂仰丞

真武授記今陸傳面東朝禮本師金闕

玄元帝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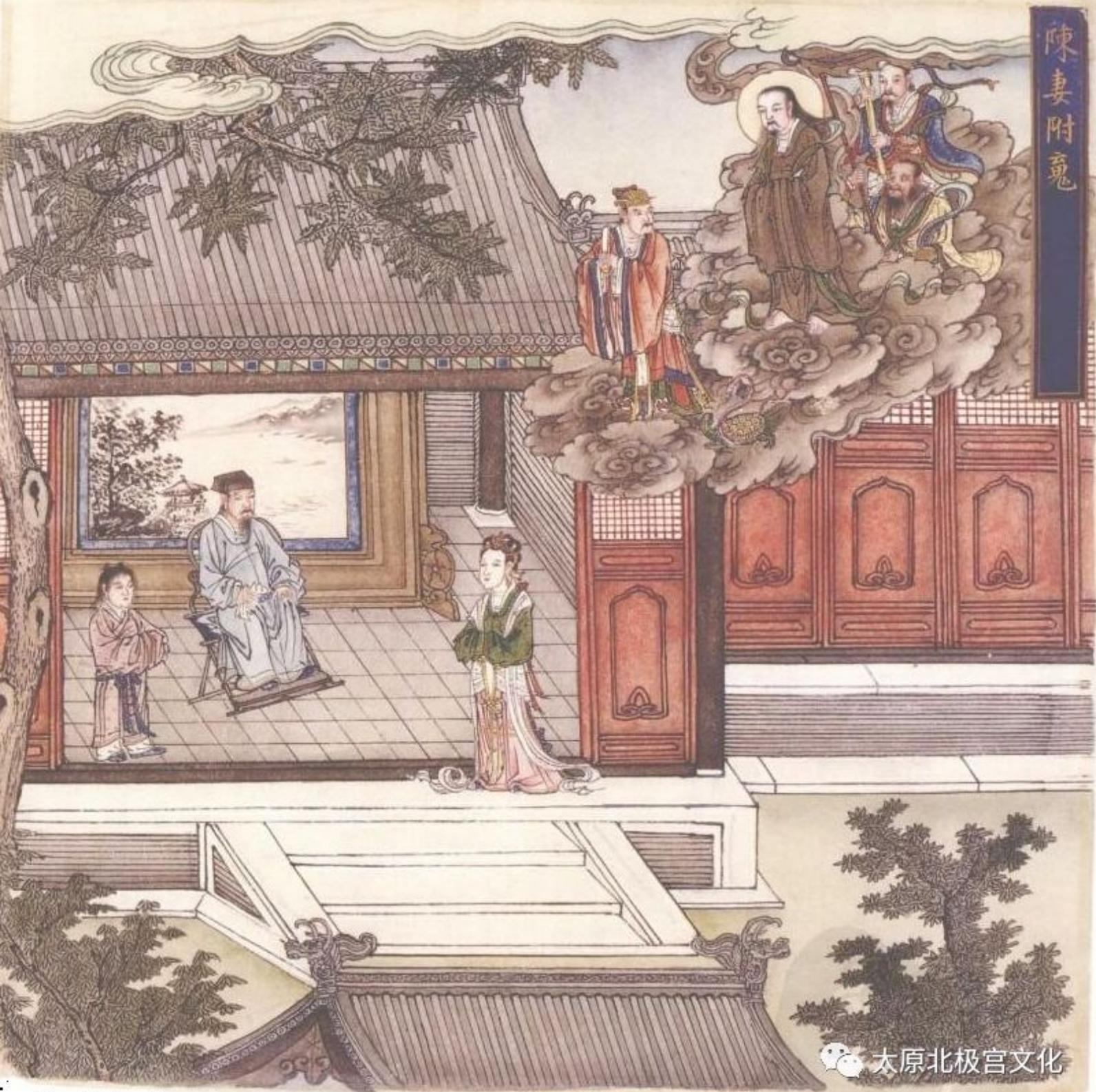
太上老君畢再託蔭於富貴之家為男兒身亦服官職仍遣符吏賫持符命前去花

蘭山鐵風洞計會所屬勾鑿枉死鬼名自後更無化對所附妮子即覺裴宗元當即平復將家中金銀錢物就廣州天慶觀備懺罪謝恩醮七晝夜并齋宮觀道士及謝獨孤立保助申奏

朝廷續降

聖旨獨孤立可賜本州助教裴宗元從此脩奉香火終身不替

陳妻附魂



陳妻附覓

淳化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東頭供奉官閣門祇候秦中立受差往秦鳳路提點軍器秦中立一生傳奉

真武不違寅夕香火中立既授差遣將絹彩畫一年張氏染瘵疾死景仁傳染其患時似顛狂或喜或悲自歌自語有時聞得

與其妻往來房內鬼哭神言敲打驚響迺求醫禁略無效驗中立曰今且歸驛當為齋心明晨來看中立夜就館驛焚香掛隨身

真武供養先具誠懇奏知次日天明中立遂親手擎幘步趨入府堂將真武幘像就陳景仁房室前淨設供養令陳儼合家虔誠捨香祈禱然後中立手携

香爐入房看覲問景仁年幾生月受病時日因依錄奏狀一通當日於京城故侍即張昇孫女因嫁陳景仁為妻未滿一年染却勞氣沉頓着牀被醫

人將作血隔調理誤投湯藥枉壞性命因此孤鬼不收進颺塵中日夜街窺忽因景仁前三月間出城遊獵得與附託冤魄在身免在荒野遭界分土地驅逐

今閣使帶真武入宅對定景仁房供養奴被聖威逼逐無處潛藏蒙授記解釋冤債更不歷轉陰司今得託生羅來羅宗傳太尉家依前為女身特

來報謝而去中立逐一記錄往見陳儼其陳景仁遂已痊復如故陳儼表奏事因甘退三資本職并男景仁覃恩誥勅保明舉轉秦中立出官除授東上閣門

使雄州防禦使及男景仁本授太廟室長并不追降陳儼施財五千貫蓋造上清紫極宮

真武立身功德殿奏請勅額續奉

聖旨特賜通靈普慈之殿為額

真武立身功德殿奏請勅額續奉

聖旨特賜通靈普慈之殿為額

真武立身功德殿奏請勅額續奉

聖旨特賜通靈普慈之殿為額

真武立身功德殿奏請勅額續奉



王氏懷鬼

舒州金部員外郎王充年有女年三十一歲肚懷馬胎二年求醫皆莫能治不惟父母憂慮其女常自疑或欲往後園自縊空中聞人叫云不得亂棄性命是汝五百年宿債何不去告宅神女子回顧又無一人遂歸家說與母所謂宅神者本家祇有

真武

別無聖像乃請靈仙觀法師陳居巽就家堂結壇持壇戒遣發符使特詣天曹懇求聖降願為王氏消除宿業免其胎腹合家虔誠守候法師報應時十月二十一日午時忽有碗口大小紅光罩過散屋外盤旋壇前遂降附王氏而言前生曾與藥婆貨毒藥與人打取胎孕內有貴命寄胎遭其所毒又復沉墜卒無出期此罪當永劫罰為恒沙毒蛇汝緣有此一人身又遇負殺冤家在於腹中飲食血肉脹塞心胃欲害其命因後園取死之際遇吾隊仗今有香火感吾下降吾當為汝永除此冤更執對於今夜二更一點就汝卧床前地點輪燈七

散乃知

月日時連替代金紙燒與前生冤鬼其胎不過月日自然消散居巽禮謝紅光

真武

回馭充年燒奏了畢立下疏契候女子胎患消散願將此宅并後園捨為真武降聖行宮其女果應月日平安於州有人傳播王金部女子遇

真武

救濟其身必責充年見授襄州通判遷改新宅繞辦承舒州太守謝方平為次男景祥議親遂納禮成結充年面將宅并園與蓋殿宇計會舒州及監司等處

保奏

朝廷頒賜名額在中書劄子取問王充年所捨園宅為宮一力難圖又奉聖旨國為添造

三清寶殿并

北極七元殿仍賜降真慈救觀為額

施經救災



施經救災

南京應天府有上清鴻福宮係  
太祖興隆建極報天啓聖功德第一處兼大中祥符中

真武東封曾宿是宮過

北方真武降現云為官家護駕蒙

真宗特賜

真武立身金相寶閣及賜

御書金字牌至和中冬月軍民瘟疫於鴻福宮興建道場未獲感應人皆惶惑忽夜

真武託夢與住持道士任亢之云吾觀南京冬疫宜令印造

太上說真武妙經法門施與患人供養受持任亢之既受

聖夢即以散之患者並安適值

朝廷有征南事抽差兵馬人數無闕其留守司叅政諫議大夫沈立具奏

朝廷准中書劄降看詳鴻福宮於

前朝國顯聖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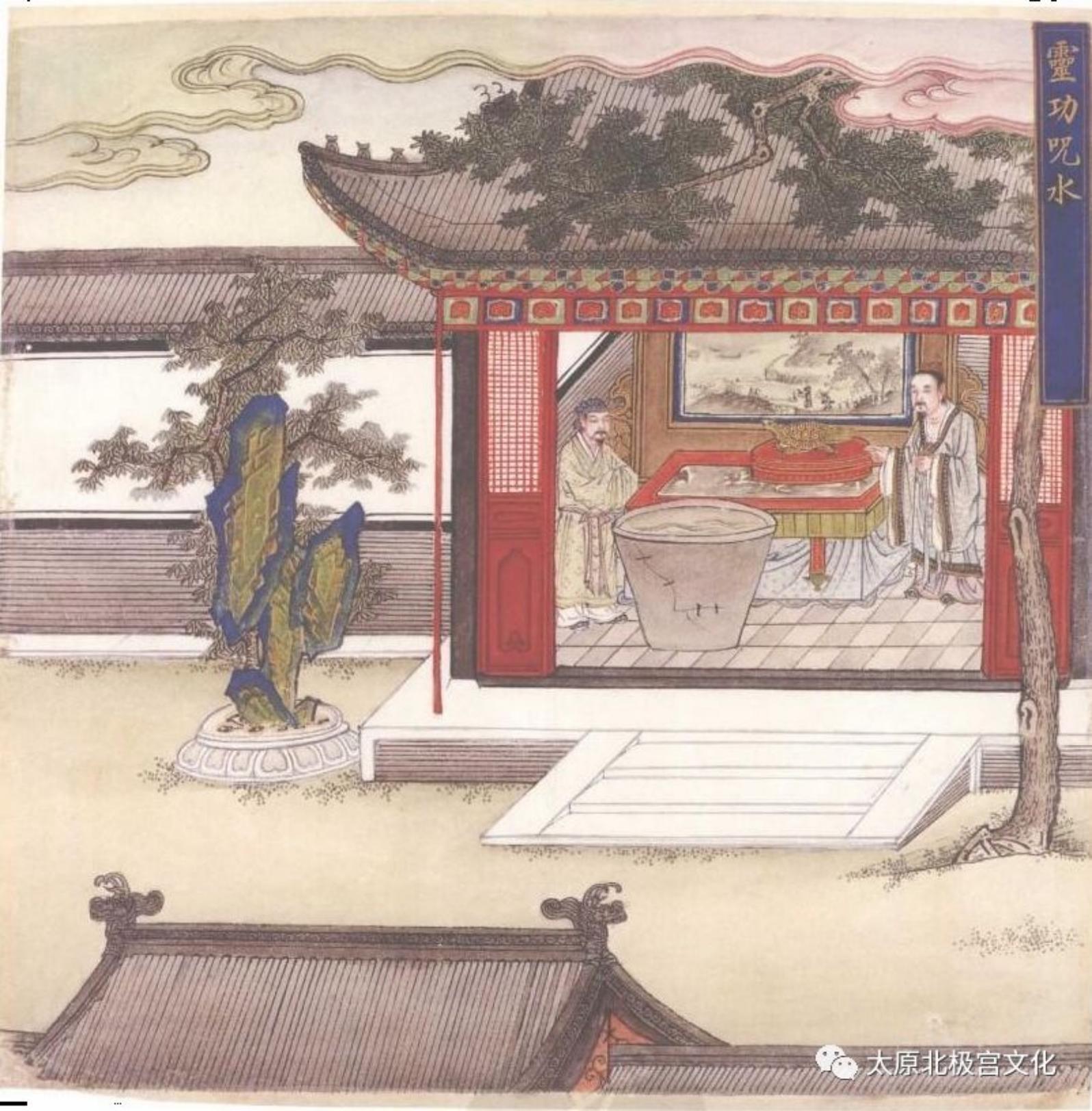
真武寶閣以今此冬疫託夢令施經救軍民大災及得應副南事今再賜本閣三年

行修整

恩澤一道與道士任亢之充管香火道童披戴及香南京提點或宮殿損漏即



靈功咒水



靈功咒水

淮陽軍司法陳拱臣未仕時收得一龜其龜殼板青翠上披金色綠毛眼紅尾長如小蓋大養之五七年至拱臣登第其龜忽長盆器大好食棗子以竹蘿盛之偶夜月明家人戲取其龜却變縮身殼約如碗足與一尺班小蛇蟠繞為戲時拱臣思惟龜蛇二物所謂天關地軸

真武福神之下至次日看其龜如故長大却不見蛇數夜如此拱臣命工銷盡

真武聖像設大缸淨水盛貯此龜供養後赴信陽監修築土牆部轄人夫二千值冬

月雨雪役夫大半染患倒卧一日拱臣不覺因思似夢而見本家大龜告云數

年承收養敬信今為

聖上來喚即當昇天却知司法在此負憂人夫病患故來報謝請司法備淨水一甌以楊枝對北面天念咒咒云天罡天魁立驅電霧施我陰功狂災速去一氣念三適用此水洒其患者必獲安健他日當承恩龜乃辭去拱臣依此咒咒水洒其患者不移時間皆得漢酥醒其大龜於拱臣得夢日化為一陣黑風不見其

信陽監城牆修築既畢軍夫不失性命其功皆承

真武龜蛇應合降靈轉運使費瓌具錄聞奏續降回旨許於信陽監刊石碑及置

真武殿修奉香火陳拱臣特除授衛尉寺丞博承奉即



鎮河興福



鎮河興福

內殿崇班入內人侍省任悅奉  
勅充秦鳳路軍騎安撫官過潞州渡黃河於半津遇風霧昏暗隨侍吏云此是黃  
河第一崖門要固噪口北岸是潞州天慶觀分到香火一殿名  
護國真武院凡經過先抱獻紙馬任悅禱祝靈空過河別具數日還賽神意纔畢  
雲彩風色豁然平定任悅與一行人俱見一神人現於虛空認其形相乃在京

四聖觀塑畫

福神真武也任悅就舟便拜起受  
真武降言如俗交語乃云此一殿係唐太宗因功臣魏徵撰其底柱銘建立至今為

其處乃是院口第一險惡疆界從此分吾在此為

國家保鎮山河今殿宇隳損蓋有年矣時復下降按伏龍蜃無存泊廢吾若不來

水壩必壞為國之害不細切宜記錄不得漏泄密除奏達

聖聰外別與談議立生瘡痍之報言訖不見任悅回朝面奏緣由

聖意猶未信任悅不合再舉陳於

上前當殿語聲不出繼遭瘡痍之報因而諦信除賜任悅就注在京監宮宜令有

司立便檢會大唐實錄照應選差殿使前去同潞州守臣重建

真武殿宇

御賜鎮安興福為額永作香火祀典

現海救危



現海救危

信州龍虎山福聖太極觀是漢天師傳代法錄靈壇第四洞天昨因遺火焚燒

經七年遂旋添造惟

北極

一殿廣大未有壇施忽一日泉州客人到觀設齋計料

州泛海歸泉州時高琬隨行其船將近鄉界忽進風漂蕩侍中乃焚香禱告虛

空願求救護風濤頓息前望懸空一擎頭道者告言侍中到此驚危甚矣持為

北極

使轉其風不至漂溺今送侍中一行骨肉早回泉州侍中焚香拜謝敢問甚處

天師

聖賢持現救護誓當銘心篆骨香火仰報荅曰信州龍火山太極觀火焚

真武

巡之問人船已抵泉州界舉家思惟擎頭聖相必是

聖旨

真君顯現救護求造其殿即遣高琬前來驗實高琬復回呈計料等事前後三

真武

年起發材植造殿塑裝了畢前宰相陳之純遂具劄奏聞望賜恩額以救進顯

真武

聖為名奉

真武

除依所請仍賜度牒十道銀五百兩添助修造並給助本觀常住并侍中慶懺

真武

寶殿普設大醮大齋仰報

真武

出現救護之恩

真武



吳氏緣合

汀州武平縣令杜珪因失目歸家就醫凡六年珪娶建州吳育侍中長女其妻自二十七歲產難中得道士周明晏符錄救護平安從此發心供養

真武及持齋戒看閱道經見夫雙目全失遂每夜人靜時置備名香淨水露天朝啓

真武北方禮七七拜願

心聖不如身淨意重不如緣合七日內有人來醫杜珪眼候平復如故却來雲蒼相見與我師還却眼債言訖不見後滿七日吳氏於門前見一道人扇上寫雲蒼道人攻醫眼患吳氏召之遂看夫眼用二針於眼兩角并留二藥日進三服水調服盡見功道人更不受錢出門不知所之遂依此服盡其藥一夜杜珪夢見雙目被一小龜浴上面來用口舐其眼珪用手拂之驚覺雙目俱明乃思

醫藥并小龜顯承

真武降靈垂救眼患後聞妻父吳育判太原府因携妻至彼一日出西城郊外因至

真武天柱觀其山名雲蒼步入其山見一殺裝塑神像被人刮除眼目審問知是

真武聖像吳氏驚悟前者雲蒼相見還我師眼債之說遂一言與父育乃自備錢裝

真武修將杜珪前因患眼罷官後遇

真武應化醫救情由保明申奏保舉注差續降指揮吳育裝修雲蒼山塑像了畢申

真武開別議勲贈其杜珪可轉授揚州觀察判官

進明顯聖



進明顯聖

中書門下三司禮部定到鳳翔府鍾進明曾因擇善擅香雕鑿

真武寄留天慶觀道士陸元質房供養早晚親去香火不缺得遇

真武教令呪水救人疾病金光煥赫上應天漢致司天臺上言其光現於秦分今鳳

翔府主有古異功德聖像差人取問今是鳳翔府發遣到

真武臺座奉

聖旨送上清延福宮供養外賜鍾進明除授三班借職即於本家造具禮儀朝謝訖

不三日染患身死既而鄉社所為進明死後聖迹顯發祈晴有驗後翰林學士

刑部侍郎孫誠之奉使西蕃今鳳翔府路達一道士布袍草履前迎誠之曰侍

郎命祿不當此權去特須有驚憂迴而必天誠之曰汝是何人故知預事道士

曰我本鳳翔百姓鍾進明今為鳳翔府三羅山瓊壺洞主監管玉峯龍潭今乃

成半仙列矣適見侍郎項上有黑氣間有白氣大為不祥必主前路驚憂回國

身天誠之再問有斯災禍如何消穰進明曰至危難康但念我本師

真武靈應真君尊號終獲感護然雖救得離蕃恐歸國終有災言訖忽然不見誠之

入蕃受蕃王李希靜燕會因舉題日月出東運沒西七字短令無對致李希靜

欲令囚之乃於恐懼中默念

真武靈應真君數聲有一官人力諫希靜漸息怒意復令放還誠之辭蕃歸京未入

界先被隨行察事使臣具奏忽有使臣賞勅前來交割孫誠之一行從人及蕃

王回禮表荅等責降為使入蕃辱國特賜藥酒孫誠之听

勅命甘死無詞忽有使臣賞白劄來特賜孫誠之免死降盡前官責按遠惡小郡監

臨差使緣

皇帝因覽鍾進明顯應皆獲

真武慈德委令半仙護國救民不違

真武救護故放孫誠之死罪下鳳翔府建鍾進明祠堂為本人帶三班借職身死顯

聖元遇

真武授記是謂本師弟子其祠合以二殿先後

真武許依鄉原裝塑進明即以白衣儀相表半仙之位仍贈善導安寂仙君及賜二

輔報慈廟為額令本府撰立碑記永示不朽

鄒宿契靈



鄒宿契靈

慶曆二年三月初五日中書門下據鄭州保奏本州監酒肉錢崇班鄒宿在任

公正惟祗供養

真武侍奉精恪既不曾以諂曲欺誑之事祈求又不曾於諸事背義貪殘恣殺物命

凡州民有水旱災疫先於諸處神祠無應若鄒宿齋戒於本家

真武前祈禱皆獲靈驗人皆謂鄒宿曾悟聖教密契神靈故鄭州陰受其賜忽一日

鄭州於日午間天降風雷煙雲四起於北門裏黑霧盤旋降下無蓋銅棺一具

空中但聞音樂嘹亮自知通以下至於百姓盡皆易衣入棺並不容在內其後

監酒鄒宿穿執而來方入其棺忽聞振響一聲遂降其蓋輕舉而上仙韶鶴唳

瑞氣天香霽而不散其棺冉冉向正北而去次據曰連山延壽院僧智仁等狀

申昨晚山上五色祥雲籠罩聞有樂聲異香芬馥天花如雨墜而復收霧垂甘

露約至更盡方息今早集僧衆上看其山中元有一峯號鵬巢兩畔有石岩相

離十五餘步今却相合於正北召岩接縫間留一小石門方圓四尺望見裏面

有一銅棺山之上下朽木並發芳條一時變為茂林雜花競開鳥獸飛鳴如罩

護狀未委事由州司恭詳已得昨晚天降銅棺迎去鄒宿因依集當職官吏及

道僧前去看驗委實保奏續有回降下鄭州緣鄒宿近出神到內殿朝辭云臣

蒙天符差充

北極壽限曹副判官勾當每年一次當隨

真武下降人間計算世人善惡校量壽限皆承

真武保合授記臣恩受

皇帝祿賜特來報謝今勘會鄒宿有無子孫承紹恩澤一道遷注供侍骨肉如無即

厚給錢帛養贍外仰就白蓮山建造鄒宿祠堂以神應府君廟為額永為祈請

靈迹之處



天錫青藜

饒州樂平縣有江州團練判官朱牧並無男女牧自父亢臨終時謂云今後莫

真武

聖堂香火凡遇每月下降至誠供養如遇三月初三五月初五七月初七九月

初九此四日每備供養三分精虔祭獻牧自先父囑付不曾有違一次適遇七

月七日聖降之辰是夜燒獻畢約三更以來妻氏夢一黃衣道士以石牒盛青

藜一枚勸喫既喫覺滿口異香道士云此乃天錫仙人之藜自後有胎生下一

男風骨俊秀五歲記誦聰敏七歲天才通悟名應四方可應神童乃應母氏之

夢名曰天錫

朝廷究察得知臣僚亦有保本遽蒙借授大理評事借緋勢子天錫上殿說書史

並不設講論傳記如流對

御題答賜天錫特授假承務即及賜買書錢一百貫更歸修讀候至十六歲赴

闕別聽指揮并父朱牧先借官職更不追還并賜朱天錫褒諭文典

神化紅纓



神化紅纓  
信州弋陽縣開絲綿鋪陸中道妻阿張年四十四不產中道忽告曰竊知時人多供養

北方真武凡百祈求無不感驗遂續得川蓋  
真武歸家供養張氏曉夕哀禱雖祁寒極暑未嘗暫忘如是六年遇一夜中道與妻

同得一夢夢與丫鬟仙童爭拋綵毬擲上空中夫妻仰視不覺飛一紅纓入於張氏口中咽下因此有姪經十三箇月生一女至十三歲非常端正但未嘗言人皆謂之啞女弋陽縣承受信州公文為准中書劄子指揮司天臺奏近有明星現東南陳園分野正當弋陽縣地里招陰貴神仙托凡異相委知佐根問申據本縣契勘抵有陸中道家十三歲啞女必是異人尋喚到陸中道供祈因依申州本州保奏

朝廷時啞女聞此忽然言語索香湯沐浴換衣坐於淨床告父母云念兒本係天化宮雙女宿下善才掌籍天童天女第一名謂之祿霞瓊女每七周年一次輪降

北極佑勝院副判司隨所差巡遊祇備等昨為父母日夜泣告天曹求嗣動感  
真武將因緣簿檢其母氏宿本不注胎息蒙

真武將父母在世修奉香火之功先為保明上奏三天然後點兒化為紅纓入母之腹為女一紀餘年解免母氏勤求之意兒降胎時曾受  
真武囑付慶世不得出聲雖在父母左右未嘗言語今既限滿又見  
國家文字根括事泄天機慮兒不便告別而遊中道與妻遂命工用灰漆封帝如塑像於

真武側逐日香火修持功德設齋答謝

真武恩慈續後

朝廷賜到衣帛官支糧食以表降生神聖祥瑞例物候本人語言仰遂時劄錄申州再具托化情由回申又准中書劄子徑下弋陽縣仰將陸中道家啞女托化全身於縣城官地埋墳建亭屋遮蓋別立祠堂塑啞女素衣神仙一身贈寂照孝女為額委本縣立碑記



焦氏一嗣

武安君觀察使殿前大尉王植妻壽昌郡君焦氏一生不產為性樂善慕道勤香火忽一日因往後園視花果內有石榴樹一枝朽死自然生煙火於上氏驚忙救之其火乃滅於樹前却現一神人圓光赫赫披頭仗劍脚踏龜蛇是

真武真君焦氏便拜今日幸遇

上真伏望慈悲救度

真君問曰汝有緣見吾今心意有何所欲焦氏曰願求嗣息

真君曰汝候三月三日來宣化門外祚真觀與汝一嗣必得後貴焦氏方再拜時已不見歸來與王植至三月三日往祚真觀是日啓建

真武生日齋會士女駢集忽有一鬚頭奴子方六七歲拽定焦氏王植覓錢物其焦

氏細看異兒殊俗撫問云俱無父母亦無親屬年未多在四向宮觀宿食焦氏從此携歸養育自然聰敏至八歲王植作親子奏恩蒙

上宣問卿常云無子今何有親生之男王植不免奏前項所遇

真武賜子因依動

御驚嗟久之又問年月不知所生將當年於祚真觀收得是三月初三日巳時為憑

聖旨送司天臺定其貴賤據定到王植八歲命合五星并室主有武學造功十六上

御賜王淵為名可授右侍禁校尉內殿崇班出身仍許定第三越國長公主為親候

十六歲別賜納禮成結王淵至十四歲又蒙恩加賜閣門抵候隨父朝見臨殿

試中武舉義策當賜陪禮十六歲納禮冊寶成國親授賓州防禦使駙馬都尉

奏取

聖旨用俸錢并奩具等於祚真觀建

真武寶閣仍奏請

初額



小童應夢

越州會稽山東有陽明洞天自文穆王錢氏建立龍瑞宮年深荒廢內有  
真武殿最為朽墮淳化元年二月一日夜文懿皇后玉華宮應夢見舉頭小童身披  
皂袍來見

皇后云我是越州龍瑞宮道童為本宮貧乏無衣可衣無屋可存身遭暴露惟  
皇后可以救之他日必來報恩化為光明不見明且具述奏聞時遣使賞香往龍瑞  
宮察訪內臣闈守道回奏本宮建自唐末經今年深全損一殿

真武部從被雨露日曝惟倒在地因省悟前夕之夢是  
真武顯應來來后宮修整宮殿重興香火之意已奏取

聖旨允許

皇后發心將粧具奩寶兌換度牒紫衣及金銀等差內臣同委越年限一年重建殿  
宇及聖像裝彩完備訖忽為

皇后染患翻胃四十來日醫理未退忽一日冥然而卧出入息微細相次氣回遂無  
區逆之狀自然平復乃曰適見

真武從雲中來謝龍瑞宮並已完葺  
皇后命雖未天病亦又笑遂令童子取到一淨瓶一淨盃於瓶內傾出五方甘露玉  
液於盃中勸令飲之遂覺醍醐灌心膏肓清涼厥疾頓除試開眼又如昨夢不

見祇覺口中異香四肢輕爽起居如常以顯靈感  
國家再致謚言重加勲勳用荅神呪



索錢二萬

衡州衡山南嶽高陽觀係唐賢柳宗元施財建立

真武殿閭一所工巧高僑本路第一自住持吳筠沙後本閭收到逐日看經閭殿施

利錢二萬餘貫日漸展積前任發運副使錢操學奏申權措

真武閭收到施利錢二萬貫分往潭禮等州充土供糴本錢操經五年再行發運事

忽有道士投收稱是南嶽高陽觀徒第為

真武閭損漏欲重新脩造告索前來借錢二萬貫操云此是

國家借用何緣要索伏狀復還况高陽觀

真武閭本是基址宏壯薦於近日自然斜側亦無徒弟住運司陳狀理索其錢操從

此染患適身白癩疼痛呻吟遂退官半年忽夜夢見南嶽道士吳筠帶領神人

趕索二萬貫借錢操方省悟將產業出賣盡數支還元錢願求保安身位終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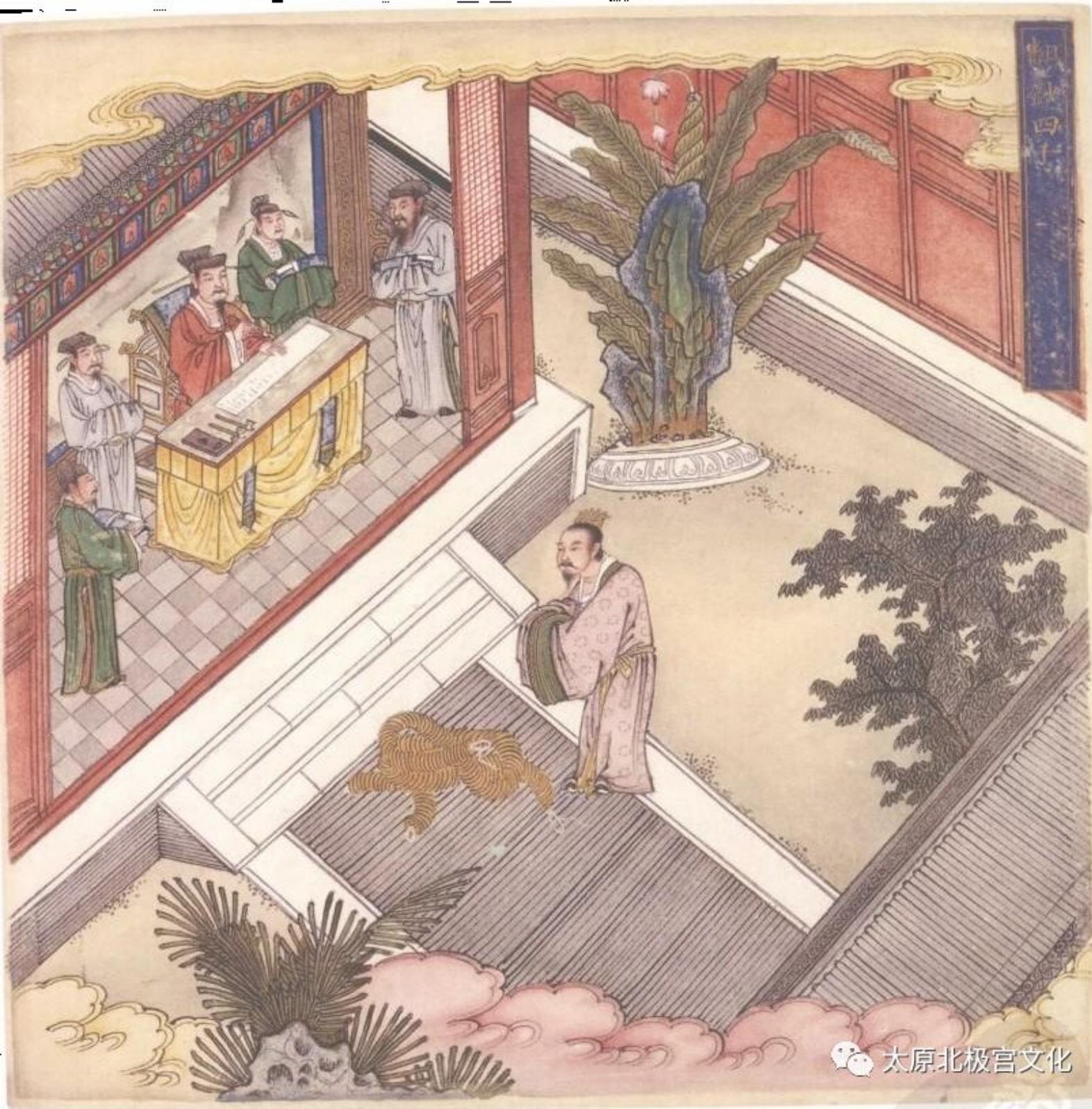
真武未般錢入觀其閭尚由斜側至送入本觀了當一夜風雨大雷一振其閭管直

如故錢操復官為翰林面奏上項感應事跡奉

聖旨賜南嶽高陽觀金字牌等如後積聚錢物官司不得借兌

真武閭物額靈驗金字牌等如後積聚錢物官司不得借兌





物類四

翻鈔四十

饒州鄱陽縣明化宮道士黃師古因隨師朱世元往洪州峽道山從此覺悟潛走西川雲遊八年至大中祥符五年十月內為明化宮遺火燒罄盡祇有東廊一小殿見存乃是

真武殿並無煙焰侵迹忽在本州關報仰收官錢四十貫文抵擬支還明化宮黃宗

古係在京先納寄庫鈔子錢椿達明化宮使用既承指揮勾集明化宮道士朱世元等取問稱本宮雖有徒弟黃宗古雲遊八年不知存亡那得預知本宮遺火因何有錢在官雖便信憑不逾旬日黃宗古親執饒州翻換便錢公憑歸來并更有金銀祠部約一十餘貫謂師主曰昨棄師雲遊入梓岩山逢一道人邀宗古到草庵中對話貧道有願在心終未能了听吾囑付吾知饒州鄱陽縣明化宮至祥符五年十月內為火德星君墜入陳國分野正照饒州一郡縣鎮同時合遭火災蒙

真武面奏 北帝及火星曰饒州地善人慈今當火運伏望聖慈哀憐咸降令觀近

三清 郭鄱陽縣有明化宮內 郭鄱陽縣有明化宮內 郭鄱陽縣有明化宮內 郭鄱陽縣有明化宮內

真武曰此處還有 真武曰此處還有 真武曰此處還有 真武曰此處還有

金闕上清老君弟子應屬森羅天主候明化宮降火日當為存留本殿也至時道行

奔走避免竊恐無人興績宮庭可請宗古去汴和一帶化緣直至東京聚蓄錢

物鄉歸備蓋吾乃鄱陽故人候歸明化却得相見遂遣宗古離庵行數步回視

更不見庵亦無人跡宗古恍然如雲霧間出得梓岩復到泗洲汴口從此將隨

身西山十二真君籤一百二十道手携 真武影頓發心起賣籤卦每一籤四

文道術盛行遊日散費之外常有五七百金所得籤錢遂處買金銀寄附有後

經六年約聚錢及五千餘貫寄留五嶽觀忽一日路達饒州高販之人來報宗

古稱明宮遭火燒盡所以將上件錢物就在京納於官庫出給鈔子憑據候歸

饒州鄱陽縣支會及至歸鄉其果遭火災惟留

真武一殿宗古又自細認本殿立身

子錢及將到祠部之類出賣不逾五年鼎新復建明化宮一所了畢據黃宗古

徒始至未具前項緣由經饒州陳請別行記錄其時知饒州謝懋等特具保明

真武殿加賜護國二字

申奏

朝廷後承回降改明元宮其道士黃宗古號通祥大師賜紫并舊存

籤詞應驗



籤詞應驗

雍熙中越州大禹廟祝祠令官楊昉一生供養

真武常為州民燒香紙保求事無不應時戶部侍郎陳疇守越州忽蒙急詔赴闕

陳疇疑懼未決吉凶乃喚陰陽人占問從人取覆有楊昉事奉

真武詳解籤詞最可准託尋往乾明觀真武觀抽得黃真君第四籤楊昉消詳云此

籤主一百二十日內患死切不可向東北鬼門上受權勢及為旌騎統領行軍

陳疇大怒將楊昉枷禁候一百二十日有織粟災禍情願將一官奏換楊昉恩

澤若限外無事即仰本州勸招擅興善惡前後取財入已論職依法編配其後

限過已久越州准勅跡放楊昉授本州助教准前充禹廟祠令其陳疇到關授

鄆州安撫兼本路兵馬鈐轄收齊州虎頭山何清等逆黨疇受勅未去問思惟

楊昉斷籤雖無全應似乎有驗緣鄆州正是東北鬼門又充本路鈐轄亦是既

攝兵馬旌騎之意因廟諱面奏前項因依遂徑往虎頭山收何清等却於前路

偶然遭何清等迎敵軍隊衝散疇夜黑乘馬奔走被馬纏蹄墜於深濠自知其

身如被虫髮神人連馬提起在岸復尋元路就佐軍馬次日整頓前進遂斬殺

戮何清等遂黨却回京師不赴鄆州差遣從此失心染患尋醫再進劄子舉奏

楊昉元定危難全賴

真武救獲以此保奏賜楊昉前項恩澤仍令越州就郭立

真武殿宇陳疇自備俸錢就乾明觀備齋設醮報謝

真聖

真聖





相術指迷

宿州致仕駕部郎中王袞再蒙詔充國子司業遂於家堂回奏  
真武求籤得吉乃進程忽於汴河塘岸遇一道士祇揖稱攻神相王袞邀上舡獻茶  
乃問高隱何地道士云是華山雲臺觀徒弟姓裴王袞以一百二十金欲求一  
相裴道士云氣色喜盛須遷編撰袞曰見受司業亦係國家制撰又問官職位  
壽所至道士便起上岸回首云但記在後不可受史閣之職與庚辛方為事若  
受之主死於卧雪骸骨不收道士向東而去更不受資王袞不以為事後因西  
域不寧時全臺保舉王袞可充奉使其王袞元授駕部守司業今權御史大夫  
充天章閣侍制袞甚有喜色忘却道士之言逸遲至鄙蕃君李萬全宴會間出  
言相諷累遭班辱將及出界回國慮負辱責却說誘從人潛馬走入羊山連被  
雪壓向岸穴中旬日不食忽見裴道士再來言曰吾非凡人乃汝供養  
真武也汝若依吾指教莫受御史大夫天章閣之職則是亦可免庚辛則西蕃方所  
雪中當餓死正是今日為之奈何吾且去矣袞悔已不及遂死於羊山骨殖拋  
棄從人忘命歸國有司取問進呈契勘王袞本非奉使不功乃屬前定若  
真武相術明指迷徑自不知避故喪其命其生前權借授御史大夫充天章閣待制  
今來更不追還贈同正賜并依品官例支賜招魂禮葬



胡清棄業

東京咸平縣胡清賣熟食為業因五月五日婦殺鷄鵝偶然刀在手中寸折物命不死刀反傷手湯湧出鑊胡清自知殺害禽畜非理因此棄業欲走上京別求營生在路值夜又遭大雨入一古廟避雨止宿約三更以來見一披髮仗劍金甲神人叫起胡清還知有無數物類冤魂隨汝左右今不敢入此門來汝後尚有三十年天祿切自愛護言訖踏龜蛇向空而昇清遂驚起覺天朗明月回看廟中並無塑像并畫像止有一碑額銘

鎮國真武之祠及到京師月餘果足罄盡思惟在路廟中

真武喝言向去三十年天祿此意除是充軍於是就驍勇習武藝不過二年遇國家

殿試呈過弓馬鎗棒等件種種絕倫於一千人中蒙

御筆點為第一先賜三班殿侍出身又宣臨殿降言問有何異術并何處習武藝如

此精熟胡清具奏過神人露現喝根今日之事一一應驗從此又加轉三班奉

職又任邊庭轉至作坊使曾任潤州都大巡檢胡清終身侍奉

真聖香火

仲和辭吏



仲和辭史

天聖八年京西許州吏人楊仲和差往蔡州勘鞠枉法斷朱惜姐臂伏十三後承勘官通判徐沂理會謀績轉官未該酬獎在許州天慶觀設醮保助轉官請道士裴君叟奏青詞君叟手擎青詞拜伏按左杓一特方典與徐沂云謹貴詞文詣

玉皇金闕投進方到三天門下遇見

北極紫微大帝領

右聖院善惡副判

真武靈應真君奏事見君叟來後

徐沂責詞蒙

真武賜言曰徐沂勘察州錢舉等藏匿家財二十餘萬計騙官司枉法勒有分親弟為外姓被楊

仲和將干證人朱惜姐故入杖罪為有此負屈所以陰空不令從許見今定楊仲等罪惡欲呈奏

玉皇令君叟就此投下青詞急回自後徐沂任滿離去楊仲和從此辭棄吏門歸家誓修善事解脫罪惡因贖得

真武聖頓三時香火長齋稱念

真武尊號逐日接待僧道及孤貧或有人家死亡又將幼子賣與李負外家得錢

六十亦施與人州郭有居士之稱經二十年皆籍親知照願遂居僻巷一心供養

真武忽過一貧道人相過曰汝本吏人罪惡故何得悔悟棄家守貧奉聖無怠觀汝悔心必感天宥貧道有二冊文字

借汝傳之此術可以資身為付華道人忽不見仲和開視乃西山十二真君籤仲和遂置符籤一百二十竹筒盛

真武像前不及旬日民俗翕然米占靈驗如神如求一籤必當三五十金或留一百文相附至於州官俱求求問者

本州新任司戶李成道尋訪楊和稱是所生父七八歲時實與鄰家李輔之十三上受所養父祖李中立侍郎奏

蔭恩澤十九上鎖註授本州司戶因知骨肉並死獨有親父楊仲和所以令人尋認皆稱近亦亡後所有衣物

除差送支用外盡抄列入官李成道聞此涕泣遂於寺觀儲運功德薦悼一日李成道黃昏獨坐書院中見一老

人道裝立於空中謂曰吾即汝所生父楊仲和矣汝身受貴汝宜忠正吾因悔過皈奉 上真得其聖傳授西山

十二真君籤極濟哀朽今已壽終蒙東嶽照牒稱論仲和身心正直授麻溪注祿列官又蒙

真武授記候此差遣了當許為七元勾當吾止有一事未滿心願吾生前供養

真武像前并籤供其什物沒官見在軍資庫廢垢之處可取討上件聖像等物歸家至誠供養必助汝善果言訖潛德

不見後官司估贖其物成道贖得於廳宇日逐供養忽一日朝廷遣內臣袁良弼因皇太后文惠心氣賞香往武勝

軍仙團山投獻金龍玉簡法照經中許州同知州羅宗孟見衙庭西南有紅光罩蓋屋宇令人探問稱是司戶

聽有官員士庶燒香瞻看一畫真武像并籤一筒紅光罩蓋屋宇不敵時羅宗孟回袁良弼往看良弼欲將投龍聖意

祈籤抽得籤真君第十大吉籤良弼親錄奏聞緣文母太后已得夢斬安捷錄進靈籤與應夢同意行下許州會

後李成道被本提刑余斌用厥通迫求

真武像前并具事什物總到斌家畫絹片片零落化為蝴蝶飛向空中所有竹籤一筒光蒙

朝廷索去今大內寶應閣下者是也其成道奉

聖旨許還本姓楊轉授光祿寺主簿仍贈楊仲和為悟本府軍楊成道轉得轉官亦死今許州見存楊府軍父子詞堂

祈求有應



良嗣感祥

荆南府左班殿直孫良嗣一生供養

真武委有精皮常獲神脫因觀俗塵多殺物命每自思惟皆是輪回何忍為之常出市肆見人携賣有命之物便須買歸或飛禽用籠罩或魚鼈用水器聚養至天明人未起取出拋放經十五年良嗣自然達理悟性凡所作為並無奇感人皆號曰孫先生忽一日無病而本卜墓荆積山南間墳有衆鳥卸泥裝壘土墓地穴出水池化生魚鼈地生芝蓋下樽時有五色祥雲畢映四向荆南府應以官庶僧道盡集墳前以香花幡蓋鏡鉢法事祖獻時知府諫議大夫章庭老亦崇道奉真步至墳前有一小窠現出龜蛇盤旋喜躍乃知孫先生終歸北極真武之佐矣應現靈物移時自然不見州府地境既有異人感諸佳祥理當具奏朝廷繙准中書劄子令於先生墳所造廟刊碑記其聖應行狀贈孫府君廟為額



王袞烙鼈

宿州有比部員外郎王袞受太平州蕪湖知縣賦姓劉執貪嗜滋味常將活龜用大烙生取其肉却入磁器烹饌有男長僧果次與母親觀告誡食絳不允徒忽值三月三日縣坊興集放生迎引社會往朝元觀獻紙王長僧往看問觀主道士承子堅曰多見放生社會就四月八日於寺院典集何為三月三日却來道觀集會承子堅云三月三日乃

真武降生之日普通善識於是日如法供養俱放鯉魚鼈鱉之類此是

真武大避之物緣鯉魚屬北方癸化至夜朝北頂盤七點鼈如神龜鱉類聖蛇放此

二物表無殘害之心各要懺罪消災求恩獲福長僧聞此歸說子母轉告其父袞一向執迷不從諫觀長僧潛於承道士處轉求

真武畫像及傳下降避諱等式歸家與母親妻子別置一室供養漸至年深王袞轉

駕部郎中充荊州巡轄獨往赴任將至中路於馬前見一道人曰公莫是駕部郎中王袞前赴荊州此去正是即中負命之處袞欲再問道入潛身不見袞屈

荊州思慕魚鼈供厨緣州不產此物遂至決責從人無明杖楚自後染患漸至

經纏醫理不差忽夜叫言被無數帶殺水族啣冤纏繞索命啣候喘躁四肢痛楚坐卧不得死生無門因此痛悔中不覺右手五指上如彼物咬疼不可忍忽

失聲叫  
真武真君一聲覺氣壅喉背遍身極冷漸有喘息良久炁和乃云袞為住剗執自小

好食火烙鼈肉不依妻兒物戒供養  
真武後受此差至中路過道人言前去是負命之處袞愚頑不悟遂遭此疾痛楚難

真武忍又覺於迷亂中急連称叫  
真君求救忽覺其身在一山上見

真武真君前列數行負火女鼈類啣冤索命  
真武遂指曰汝恣殺物命以充口腹冤家業鬼相隨無由解脫汝彼天地水三官下

降案知罪犯損折二十年壽祿合於刑州身死緣汝有妻兒尅苦齋心事吾昏

火晨夕發願懺悔止為汝殺害啣食之故已為申上三官今特與汝解釋所殺

真武物命一一令託化轉生水府永無執對仍與汝奏錄重注壽祿如故袞蒙  
真武授記病苦頓消因錄奏聞

真武朝廷陳請致仕誓戒葷殺備奉香火看誦  
真武妙經十萬遍并寫道藏經典請入東京太清廷福宮



華氏殺魚

興化軍程嗣昌少為商賈性剽氣傲不崇三寶不親鄉友眾皆嫌惡嗣昌惟買賣不使輕重斗秤不虧他人價直不曾用心秤量人物不慕烹炮少食活物偶客於密州板橋郊西鎮此地多食鷄鵲鳩鳩喜鵲每日街市變利無數因出郊遊行見人或擎鷹鳩或挾子彈或張網羅不忍觀之回歸城中夜靜露天於星斗之下發心蔬食命工刊板印施戒殺圖一十本適值十月上七

真武

下降乘此聖力普願人心回改育稅物攬頭彭景景是好吃酒肉之人亦受一本歸家讀向妻子華三娘却生嗔怒用手碎墜棄於穢濁之中次日華氏買一黑魚方用砧刀如彼人把定雙手其魚跳起尾稍刺入眼中如中一刀滴血在地化為蟲蟻沿上床席啣華氏面上鎮市博播抵因不敬識殺圖文立受惡報忽一日彭景酒醉於市中見嗣昌使出言毀罵稱板橋自來無人識殺亦自安樂你是興化客人亂施文字壞却我妻一日用手拖拽嗣昌意欲作鬧嗣昌脫走歸房思悔時監鎮向執與巡檢宣旦聚廳見嗣昌脚懸地面三寸許浮空行立於廳前附神而語吾是

真武

真君向執等備香設拜遮蒙降言吾見此地居民累劫好食飛禽業障深重有興化程嗣昌印施誠殺圖是為最上善行祇今華三娘不能信受因殺黑魚反害其目不獨此人受報九好食生命不悟因業等人難免決殺嗣昌恍惚化去不見形影方行詳究忽據鎮府申報客人程嗣昌無病身死監鎮等聞之驚歎華三娘患眼在林纏綿半載方得命絕向執與宣旦得替歸京將此因緣錢板印施勸誠殺生仍終身崇敬

真武

香火致上達

聖聰

蒙宣向執臨見逐一聞奏奉

真武

靈驗云

三元

一神通應十門熾赫光祥威真滅殞



朱氏舍利

袁州有左班殿直克筠州監稅朱良恭到任一年身死家貧無兒祇有一女同母挈表還家不逾年母亦死其家祖來供養

真武其女朱氏為鄰里求親並不以為意鄰里等人却生誹謗毀其不正之事朱氏

遂於

真武前發誓至死不嫁人願得一患在身及殘疾之人方絕外求年四十忽雙目失

明亦不召醫從此無人求親天聖六年九月九日身死既無親屬官司須當檢

視袁州據司理趙平取覆其朱氏屍首不容檢驗前有烏龜後有赤蛇沿身遮

護時知州何珪通判王克臣親見此異事遂召僧道祈告欲退龜蛇即為殯葬

其龜蛇驚然不見差四鄰買棺擲盛貯尋問侍妮陳菊香據說因被人求親逼

抑不允將事誹謗以致發誓不願事人逐日禱告

真武降靈為兒照察因失雙目不文無疾而生肉體顏色與生無異臨終時抵言將

我死就壬癸方火化何珪契勘九月九日正是

真武下降之辰朱氏偶然而死有龜蛇衛身稱化為士癸方切令依從焚化纔發火

其朱氏化身於雲端告眾云兒今不入六道轉生於沂州劉籍家不二十年但

記有劉生名播天下見有非毀兒身不正之事任一大焚之乃可辨認告辭而

去火過骨有五色堅固舍利光明紫然眾皆求請供養向者乱生誹謗等輩並

口患癰痔膿血臭穢各詣

真武殿哀告懺罪漸獲安愈袁州人家迺相戒忌非飾口過受持

真武香火太守具奏

朝廷承回降下沂州勘會屯田負外郎劉籍妻於九月九日丑時安生一男事無虛

冒准中書指揮本州支官錢就天慶觀

真武殿建醮并就元北方化處權立照應準備向去檢認異跡施行

梁公冠箒



梁公冠簪

磁州有倚郭清泉女冠道宮戒行清備磁人敬仰與天慶觀相通磁人凡有醮  
進法事者誦經卷俱請清泉宮女冠為天慶觀道士妬嫉買囑群小逐日攔截  
宮門纔見有人入宮請召備設遂未攪擾兼起謗言因此漸次無人未請召備  
設有女冠梁寂真年十七歲曾授北嶽法錄持課靈感遂早夜發香對  
真武像前哀訴伏願速彰報應尋有刑部員外郎黃勉新知磁州赴任將近城夜宿  
平原鎮驛夢見一人紫袍金帶稱吾是清泉宮

北極殿掌籍判官為見磁州知通佐官皆不歷事惟務欺曲且如清泉宮見被天慶  
觀道士妬毀阻絕擅信如明公到任頃治此枉費黃勉驚覺記錄到任兩月餘

北極殿細認着紫判官顏貌似前夢中之人黃勉歸衙遂指揮軍巡等言與清泉宮  
事件限半月要見公事將及限滿有村落社眾六十餘人年例未清泉宮建保

田蚕法醮其夜獲有浮浪之人結集成群趨逐社人彼軍巡捉到莊花三等十  
四人押下訊問及勾到天慶觀道士陳有章二十六人勘招州司量與科斬惟  
首陳有章並莊花三並與編配奏裁黃勉又夢前日判官告說為天慶觀亦是  
奉安

北極四聖香火若將有章決配有玷吾教不須申奏

朝廷黃勉遂令結按疎放陳有章其莊花三編管別州不久梁寂真染患瘧疾具  
穢身死葬於東門外官地經半年因通判蘇應之出城相度室務聞臭穢瘳人  
其地皆稱清泉宮華寂真在蘇應之立追清泉公主首姚寂真等移往僻處  
歲殯便令開土但棺蓋浮懸一道不見死首抵有冠簪一條及赤蛇碧龜在內  
所是臭穢變為異香應之焚香拜謝遂取龜蛇貴見黃勉因詳梁公在崇修

真武香火故得死解之道獲顯龜蛇異事宜送清泉宮  
真武殿供養三次送入殿三次相纏出門暴外張口有傷人之意黃勉即焚香禱祝

莫是別要添置香火待奏  
朝廷別立殿宇其龜蛇即回旋入殿一陣風起龜蛇不見本州開折保奏續降指

真武殿并立梁寂真祠堂贈通應妙化仙師自後本宮興降教法太振



聖井辨異

懷州開胷暗鋪謝景元景脩兄弟兄弟好遊治弟慕崇信本家自祖有家堂

真武凡事祈求無不感應景元耽酒呼博家計漸壞乃思慕脩常言家堂

真武靈驗因懇告云今欲與人賭錢保當贏他人財物須得吉玦累次信用贏得一

二百貫後復懇求吉兆而去輒輸一百餘十發心歸來將

真武堂盡皆折棄景脩再自脩完後景元賭博日輸種種不利轉生怨恨一日景脩

上京販賣其兄毀折聖堂其本像用刀碎劈棄向井中景元三日後忽患遍身

瘡癩膿血疥瀝死活不能景脩在京夢一小童披髮跣足渾身俱黃戴石盤枷

大哭告云手足皆傷疼痛不任近看却是教塊損碎黑木頭遂驚覺起來自省

家堂

真武必遭毀傷遂歸懷州見家堂委遭毀壞兄病惡瘡在床顏匠者脩蓋及下井取

真武木片輾成全身不期此井汲上水漿色如琥珀別有一般香異傳聞州府時知

州史館馬荀聞此奇異是日率州官來景脩家令人汲水辨認果見香異非常

及其述景元受報見患惡瘡馬荀令汲一盞井水與景脩吃終飲水罷雲霧四

合見景脩空中立身彩雲遮擁仙鶴前引揖謝馬荀及薛衆云今朝見金闕白

日上昇馬荀備奏准

御札令懷州別造官屋充換謝景脩連井屋基破以省錢脩蓋謝景脩真人上昇觀

一所及蓋殿宇奉安聖井不許汲水或遇民間疾患許汲救治持賜聖水觀額

每歲撥息澤披戴焚脩道童二人仍賜庄田房廊錢充常住所有兄嫂一房盡

歸景元存養自後家業熾盛一子及弟後代異事也

梁公冠箒



梁公冠簪

磁州有倚郭清泉女冠道宮戒行清備磁人敬仰與天慶觀相通磁人凡有醮  
進法事者誦經卷俱請清泉宮女冠為天慶觀道士妬嫉買囑群小逐日攔截  
宮門纔見有人入宮請召備設遂未攪擾兼起謗言因此漸次無人未請召備  
設有女冠梁寂真年十七歲曾授北嶽法錄持課靈感遂早夜發香對  
真武像前哀訴伏願速彰報應尋有刑部員外郎黃勉新知磁州赴任將近城夜宿  
平原鎮驛夢見一人紫袍金帶稱吾是清泉宮

北極殿掌籍判官為見磁州知通佐官皆不歷事惟務欺曲且如清泉宮見被天慶  
觀道士妬毀阻絕擅信如明公到任頃治此枉費黃勉驚覺記錄到任兩月餘

北極殿細認著紫判官顏貌似前夢中之人黃勉歸衙遂指揮軍巡等言與清泉宮  
事件限半月要見公事將及限滿有村落社眾六十餘人年例未清泉宮建保

田蚕法醮其夜獲有浮浪之人結集成群趨逐社人彼軍巡提到莊花三等十  
四人押下訊問及勾到天慶觀道士陳有章二十六人勘招州司量與科斬惟  
首陳有章並莊花三並與編配奏裁黃勉又夢前日判官告說為天慶觀亦是  
奉安

北極四聖香火若將有章決配有玷吾教不須申奏

朝廷黃勉遂令結按疎放陳有章其莊花三編管別州不久梁寂真染患瘡疾具  
穢身死葬於東門外官地經半年因通判蘇應之出城相度空務聞臭穢瘞人  
其地皆稱清泉宮華寂真在蘇應之立追清泉公主首姚寂真等移往僻處  
歲殯便令開土但棺蓋浮懸一道不見死首抵有冠簪一條及赤蛇碧龜在內  
所是臭穢變為異香應之焚香拜謝遂取龜蛇貴見黃勉因詳梁公在崇修

真武香火故得死解之道獲顯龜蛇異事宜送清泉宮  
真武殿供養三次送入殿三次相纏出門暴外張口有傷人之意黃勉即焚香禱祝

莫是別要添置香火待奏  
朝廷別立殿宇其龜蛇即回旋入殿一陣風起龜蛇不見本州開折保奏續降指

真武殿并立梁寂真祠堂贈通應妙化仙師自後本宮興降教法太振



聖井辨異

懷州開胸暗鋪謝景元景脩兄弟兄弟好遊治弟慕崇信本家自祖有家堂

真武 凡事祈求無不感應景元耽酒呼博家計漸壞乃思慕脩常言家堂

真武 靈驗因懇告云今欲與人賭錢保當贏他人財物須得吉坡累次信用贏得一

真武 二百貫後復懇求吉兆而去輒輸一百餘十發心歸來將

真武 堂盡皆折棄景脩再自脩完後景元賭博日輸種種不利轉生怨恨一日景脩

上京販賣其兄毀折聖堂其本像用刀碎劈棄向井中景元三日後忽患遍身

瘡癩膿血疥瀝死活不能景脩在京夢一小童披髮跣足渾身俱黃戴石盤枷

大哭告云手足皆傷疼痛不任近看却是教塊損碎黑木頭遂驚覺起來自省

家堂

真武 必遭毀傷遂歸懷州見家堂委遭毀壞兄病惡瘡在床顏匠者脩蓋及下井取

真武 木片輾成全身不期此井汲上水漿色如琥珀別有一般香異傳聞州府時知

州史館馬荀聞此奇異是日率州官來景脩家令人汲水辨認果見香異非常

及其述景元受報見患惡瘡馬荀令汲一盞井水與景脩吃終飲水罷雲霧四

合見景脩空中立身彩雲遮擁仙鶴前引揖謝馬荀及薛衆云今朝見金闕白

日上昇馬荀備奏准

御 札 令懷州別造官屋充換謝景脩連井屋基破以省錢脩蓋謝景脩真人上昇觀

一所及蓋殿宇奉安聖井不許汲水或遇民間疾患許汲救治持賜聖水觀額

每歲撥息澤披戴焚脩道童二人仍賜庄田房廊錢充常住所有兄嫂一房盡

歸景元存養自後家業熾盛一子及弟後代異事也

假燭燒塵



假燭燒塵

南安軍開隆觀元是

太上無極淨虛天主祖氏宅基緣南安居民惟崇

真武每至下降盡來燒獻香紙燈燭等觀前有一雜貨鋪觀凡有會設合用物件皆

於此鋪收買惟用蠟燭尤多却將臭穢牛脂觸朱破布偽作真淨蠟燭出賣不  
惟煙氣薰觸上聖薰祭賽求福反求穢瀆被星辰天真及嶽瀆神明奏達

三清玉皇洎

天皇北極令下天曹諸司檢攷忽一日看

真武殿香火行者夢一神人報云觀前賣蠟燭者曾三世為人世惡業今姓黃名

禹猶賣穢脂假燭觸犯天曹罪惡貫盈永失六道合為微塵今係右勝院

真武管察善惡既受天符以報黃禹之罪明日當自知之行者驚起告於道眾言猶

未畢黃禹店前有一老兒商量買燭十條要獻天曹湏是真燭可矣黃禹怒云

我二十餘年賣此燭盡獻天曹何故云假令先買一條取火點看不覺驟風起

吹火燄沿燒屋宇老兒亦自不見其黃禹因貪救物致令火逼燒為灰塵經一

時辰獨燒此家不留分文至火滅店內有一大柱不曾濫火正面如斧劈一片

上有天書隱記士人道眾俱來驗試並知是

真武真君聖近官司差人用紙筆抄錄繞了其柱又從裏面火出執盡其意與觀中

行者昨夜之夢相似通露罪惡詳情由速招畢順南安軍太守不敢隱蔽尋錄

一宗事情申奏

朝廷蒙看詳批降人之處世善惡由心善事如江海潮激來無形影去無根源惡

有速報如天地產物是處皆應可不謹之宜下南安軍依此立石碑於觀門以

顯

真武垂報無差仍布告中外以戒永世



叙功賜銜 奉御制請



叙功賜街 奉御制讚

原寶應閣惟神陰相克示顯靈宜可叙功特賜

真武永充定國無礙慈悲家政殿授上街

玄初鼎運上清三元都部署九天遊奕大將軍左天罡北極右負鎮天真武靈應真

君奉先正化寂照圓明莊嚴寶淨齊天護國安民長生感應福神智得睿文武

定亂聖功慈慧天侯

水之精贈

同德佑理至應大道顯明武濟陰盛翊聖左正侍雲騎護國保寧輔肅玄初太一天

大將軍

火之精贈

同德佑理至惠誠重感慈普陽辯武聖右正侍雲騎護國保靜輔肅守玄太一天大

將軍

封贈如前奉

御制讚入閣謚為策寶

萬物之祖

興益之宗

盛得可委

保合大同

精貫玄天

香火瞻敬

靈光有偉

五福攸從



黃榜榮輝

國朝

勅命隆平侯張信駙馬都尉沐昕統率軍夫二十餘萬勅建武當山宮觀

聖諭詳明具載

黃榜永樂十年秋九月庚子之吉興工首以

黃榜揭于玄天玉虛宮前通衢之上覆以魏亭護以雕檻丹漆絢耀照映山林使

凡官員軍民過於亭下莫不肅敬伏觀

勅諭則知興建宮觀之盛發於

皇上誠心特以昭答

神明顯佑

國家之惠上薦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在天之靈下為天下生靈祈福豈不重且大哉於是州之人民扶老携

幼駭而聚觀盈街塞途傳聞四方雖深山窮谷之民以及僧道亦皆相率爭觀

其長老莫不嗟嘆以為自有生以來所未嘗見是後亭上常有榮光燭天祥雲

旋繞霞彩交輝珍禽仙鶴飛鳴翔集侯與駙馬下逮士庶於是咸相慶曰歷代

興建宮觀無若今日之盛宜其天人協應禎祥若此誠為

聖朝之盛事萬世太平之休徵謹因圖其實并謄寫

勅諭於其上使萬代之下有所敬仰云



柳梅呈瑞

武當山五龍宮有柳梅相傳云

高真備道之時折梅枝寄柳樹上仰

天誓曰予若道成花開菓結後如其言前董真人記之詳矣

國朝永樂十年秋

勅命隆平侯張信駙馬都尉沐昕勅建武當山宮觀十一年春柳梅發花色數紅

白暗香珠影遠近聞見五月菓成珠璣錯落翡翠交輝累累滿枝莫計其數凝

霞映日顏色炫耀觀者嗟異皆曰是菓也下有仙翁同之自古及今結實未有

如是之盛是蓋由我

皇上至誠感格故雖柳梅仙菓亦皆顯瑞呈祥侯與駙馬採取進之於

朝以彰其靈異仍著其事使覽者知所敬信焉

跡

神留巨木



神留巨木

國朝

勅命隆平侯張信駙馬都尉沐昕勅建武當宮觀材木採買十萬有奇悉自漢口  
江岸直抵均陽置堡協運永樂十年十一月初十日工部侍郎郭進同吏部郎  
中諸葛平等督運木植經過武昌見有大木一根立於黃鶴樓前江水中上露  
尺許若石柱焉奔流巨浪晝夜衝激不假人為而屹然不動隨後探視水深五  
丈五尺而木止長四丈下又虛懸衆皆奇異纜繫於船亦不勞力而隨至岸下  
豈非神留以需大用遂令護運至山沿江軍民見者莫不咨嗟起敬以為靈異  
侯與駙馬於是具鼓吹迎送玄天玉虛宮復上聞於  
朝以為正殿之梁使萬代有所瞻仰仍圖其事附著于啓聖錄云





永樂十一年五月二十有六日大頂天柱峯圓光中護有  
聖像二天神隨立於後下有白雲擁護

永樂十一年八月十七日先中五現  
聖像坐於黑雲之上左右有二天神侍立

